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11  
11 October 1989  
CHINESE

##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 第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9月28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阿布哈桑先生(副主席) (科威特)  
**嗣后:**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的讲话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28]:决议草案
- 一般性辩论[9](续)

#### 下列代表发了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 (希腊)  
 范·登·布勒克先生 (荷兰)  
 阿拉塔斯先生 (印度尼西亚)  
 托图先生 (罗马尼亚)  
 奥多涅斯先生 (西班牙)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9-64150/A

莫拉莱斯先生  
布布先生

(墨西哥)  
(喀麦隆)

下午3点20分开会。

##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大会将听取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在礼宾官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帕斯·萨莫拉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我祝愿你工作顺利。在发言之前，我还通过秘书长感谢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杰出作用，以及秘书长个人所发挥的杰出作用。我曾经反复地考虑如何开始同国际社会的对话以及我应该向在场的各位代表陈述的值得关注的事项。我的结论是，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和一位公民，我应该向你们讲述我感受的一种深切的忧虑。我相信，这种忧虑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普遍的，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我想说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离异这个复杂的问题，它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民之中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和不相信的感觉。我认为，它正在侵蚀一切正常的政治体系，特别是民主政治体系的基础。

我在纽约的几天内，当我乘坐玻利维亚代表团的公务车辆上街的时候，我注意到，街上似乎很少有人予以注意。人们似乎把他们看作是某种权力的象征。联合国本身也可能被看作是权力的象征，每年在大会期间集中起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权力，在某个方面存在着远离人民的问题，因而造成失望、不信任或不相信的感觉。世界上的公民似乎不认为权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的第一个忧虑，但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认为，我们世界的公民希望能够信赖一种超越国界的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求我们要真诚，不论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问题都要真诚。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信任感。这可能使我们的公民对他们的社会、政府和国家具有信任和希望。所以今

天我相信，福音里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它告诉我们真理，只有真理才会使我们自由。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不能设想一种无法在一个自由制度中表达出来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我要开诚布公地向你们讲述我们的真理——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的真理，全体玻利维亚人民的真理。但是首先，讲一讲涉及到我们民族一切根源的一个深刻的真理。

我的国家位于南美洲大陆的腹地，它集中了南美洲的一切地理特征。我们玻利维亚人很难分清楚究竟南美洲从玻利维亚开始，还是南美洲以叫作玻利维亚的这片土地为止；究竟我们国家处于这一大陆的起点，还是构成它的极限。

我今天想谈一下我国人民的文化。我所谈的是提阿胡阿哪科(Tiahuanaco)那样的古老的文化。科学至今还未能揭示它的起源。它的起源是不能以时间来衡量的。它非凡的首都竖立在拉美大陆的高原之上，作为一种文明它象星球一般古老而永恒。与之并存的有亚马逊地区的文化，延伸到巴西和巴拉圭的奇基塔那(Chiquitana)平原的文化，这块平原上在17和18世纪曾有过耶稣教会。

我想谈谈18世纪的玻利维亚，当时玻利维亚有图帕克·拉塔里这样的领导人，是首先起来反对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殖民主义的国家之一；我想谈在一开始就参加了19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玻利维亚。我也想谈20世纪的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20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伟大的民族革命。这一民族革命在联合国及其大会曾是重要讨论议题，并为其后非殖民化斗争过程中亚非领导人的万隆会议奠定了基础。

我还想谈今天的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过去几年中进行了极大的努力并成功地通过财政和经济稳定的政策战胜经济不稳定的祸害。这一过程确实可以为全世界所研究和钦佩。我要在这个国际论坛上向我国的农民、工人、种植业主、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地位低下的人们、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和最贫困的人们致意，因为正是他们承担了经济和财政稳定过程的巨大代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一暴力的行为中死去。我不知道一场内战——困扰着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战——是否会比象我国那样由经济和财政稳定过程所引起的暴

力夺走更多儿童的生命。

当前的民主国家，特别是最穷的，还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和财政稳定是否能与民主相容？这是面对整个联合国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这些民主国家由于高度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和不稳定，已无法在经济和财政上保护自己。这是国际社会必须承担责任的又一个问题。

然而，除了开展促进经济和财政稳定的过程，我们这样一个混乱的、并努力向民主政治过度的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加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我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世界各国人民，今天的玻利维亚已经有了强大的民主。我们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法律进行这一过程的。我们的成功是由于玻利维亚人思想的统一，是由于绝大多数玻利维亚人一致爱国的思想。这使我们有了民主统一的政府，使几乎20年来互相斗争的政治组织和个人走到了一起。

只有了解了一个事实才能理解这一点，即我们跨越了玻利维亚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阶段——三十年代，世界危机和查科战争以后的阶段。今天，玻利维亚国家政策发生了变革：一种把协商一致，共同意见和协调而不是冲突与对抗作为玻利维亚民主政策的基础的新的循环。

这就是开始称作民主革命，一场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革命。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再也不可能有单独的党派，霸权的党派或成份，每个人都有责任共同努力。

虽然我们玻利维亚以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但我们波兰的兄弟姐妹在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过去，我们有一种法国的模式，即意识形态上和历史上相对立的力量可以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中分享权利。

但是，在拉美大陆上——我强调这一点——在几十年中民主极为罕见的情况下玻利维亚不仅经过无数牺牲获得了经济和财政稳定，而且还加强了政治稳定。我必须承认这是整个国家社会及其政府机构努力的结果。也是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努力的结果。国际社会曾经认为军队是我国持续不稳定的因素，今天，象玻利维亚其它阶层一样，军队已成为当代玻利维亚民主政治的一个现实的牢固的基础。

此外，在解决一个多次在这里得到讨论并且在本届会议上正在得到讨论的问题——外债问题时，我国的特别努力取得了成功。在过去两年中，我国在经济危机和民主转变过程中设法偿还了其3亿外债和双边债务的几乎30%——欠国际银行体系的钱。这是由于玻利维亚人和他们的政府的意志才成为可能，但是也因为国际合作，这使之能够与国际银行就有利于我国的条件重新进行谈判。这成为可能也由于正巧在最近几周中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有两个相信拉丁美洲的政府上任，这两个政府相信拉丁美洲主义，并且在它们的双边债务上贯彻它们许多年来一向要求富裕的工业化国家贯彻的原则——即某些债务从技术上来说是无法偿还的，寻求一项解决方法需要的是政治意愿和政治决定的基本原则。

阿根廷的梅内姆总统和玻利维亚总统双方决定勾销过去几年中在两国间积累起来的债务。我相信，现代玻利维亚和现代阿根廷所创下的这个先例能够与朝着同样方向正在作出的解决如此严重问题的其他努力积极的联系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大会面前对我国人民和国家感到自豪，他们悠久的文化和现代成就不断延续，得到了人民本身的保障，他们决心以自己主权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我谨卑谦并且也骄傲地重新说一下我在竞选活动中向国际社会所说的话：我们以我们已经获得的成就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还能要我们做什么？你们还能说些什么？我们还以自己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我们当今世界的基本问题的意愿站在这里。

同时我要告诉大会，我们代表了我国出现的整个新一代人的声音。这不仅是玻利维亚的现象，这是一个拉丁美洲、大陆的现象。在拉丁美洲生活的过去二十年中，新一代政治上已经形成，这代人在民主斗争的学校中受过锻炼。我们同独裁进行斗争并在我们大陆上建立民主的一代人。尽管看来这是年轻的一代，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一代人，身上有着与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留下的伤痕。这一代人记得为了在拉丁美洲实现民主而献身的烈士生命。这一代人知道这场斗争是为了拉丁美洲

人民，为了玻利维亚人民进行的，因此理解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都无条件为拉丁美洲所有居民，包括最需帮助的人服务的任何民主。

然而，我要告诉各位代表，这个在最近几年中取得这些成就的玻利维亚是一个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尚未解决基本结构问题的国家。我国继续有着长期的失业问题，这些问题由于我们不得不作出的财政和经济调整而变得更加具有讽刺意味。我国仍然拥有很小的市场和一个很小的生产部门，它仍然是位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我可以说我位于边缘的边缘。它仍然是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也许是我们大陆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有了这些作为玻利维亚人面对挑战的持续的结构问题，尽管我们取得了目前的成就，在国际的合作之下我们还是面临着缺乏入海口的严重的结构问题。我们继续是南美洲腹地山区中的一块领地，我不想详谈一个存在了一百多年的问题，但我确实想在这里向国际社会指出，我们对一个主权的出海口的要求是玻利维亚不能放弃的要求。

在玻利维亚漫长历史上，我们在亚马逊区域失去了领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作为一个亚马逊河流域的国家。我们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失去了领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作为一个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国家。但是，我们失去通向太平洋的领土之后，我们不再是一个海洋国家。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失去了领土，而且也失去了一个有出海口的国家的好处，我们在独立存在的一开始是拥有这些好处的。这就是我们要求获得出海口的公正基础。

尽管上一代人把我们引向产生问题的不公正的战争，我们新一代人强调，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能继续以十九世纪陈旧而局限的头脑去处理玻利维亚的海洋问题和玻利维亚的要求。我们必须开始以新的观点处理它，我们在进入第二十一世纪时，必须争取这种新观点。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以新的精神，充满未来世纪的希望找到解决方法。

我在联合国提出这个要求正是因为在这个国际论坛上人们承认不发达国家缺乏入海口是不发达和贫困的原因之一，这在联合国中已经得到承认。

但除此之外，我要对来自玻利维亚的同胞，对来自智利和秘鲁的拉丁美洲同胞说，我们应当代表我们的人民和政府接受这一挑战，寻求将为我们所有人开辟新的前景，带来新的可能性的解决办法，并寻求将由我们共同建造的新繁荣。

我希望谈谈我国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我国面临，因为这是我们和整个国际社会共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非法贩卖毒品、系统地侵蚀和枯竭全球环境以及严重的贫困。

关于贩卖毒品，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我们欢迎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人们充分理解到这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我们还要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在理解上述这一点后，国际社会现在把共同责任的概念与对待贩卖毒品的态度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成就，因为那些可能正在自己家里忍受吸毒上瘾后果的普通美国公民已经从人道主义和道德观点，从自己生活和生活质量的观点出发理解到，在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在玻利维亚，农民正面临着同样尖锐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玻利维亚的农村公民应当理解到正如他有与贩卖毒品有关的生存问题，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有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都应当欢迎的国际成就。《维也纳公约》是这一进展的反映，最近在美国，通过布什总统的计划，我们看到对这一问题关心的另一种反映和符合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日益增长的认识的新态度。虽然我们赞成这里表达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用来执行这一计划的资源也许与这一计划所反映的新认识不相称，但我们当然还是欢迎这一计划。

但是，我知道国际社会希望了解玻利维亚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我在开始发



言时说过，玻利维亚人将说实话，将在这一论坛上把我们的实话说出来。就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必须坦率地、永远地相互说实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光说空话就太糟糕了。但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想在政治、国内政治需要或其它利益形式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更糟糕了。

我们必须怀有诚意，我们必须相互说实话——我想对国际社会说的第一个实话是：我怀疑我们是否真正在进行反对贩卖毒品的正面斗争。我怀疑我们是否真正处在一种战争状况，因为有时候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是把我国卷入一场我们不应当进行的战争，或卷入我们用以作为一种形式或由于其他一些需要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在国际社会里，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相互诚实，我们应当努力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真正进行一场战争，那是因为我们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实际上这就是进行战争的目的。

在研究了布什总统的计划后，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分析建立在下列两方面的区别之上：一方面是消费国、消费地区和消费部门，另一方面是出卖劳务或作为毒品媒介或渠道的国家、地区或部门。我们还必须对这两者和生产原料的国家加以区别：如果我们不区别清楚，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正确地理解战争的各个方面，并有可能把事情变得比今天更加复杂。

玻利维亚人民的想法是，贩卖毒品问题在许多方面与外债问题相似。正如外债是灾祸一样，贩卖毒品也是一种灾祸。但是，正如在外债问题上一样，在贩卖毒品问题上存在着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一起执行的一个共同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正如外债问题一样，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具体问题，贩卖毒品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因此，我们要指出我们需要考虑一般的情况，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研究各种特殊情况，研究这一问题在每个国家出现的特殊形式。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毒品消费国来说,基本的要求是实行一项预防政策。这并非唯一需要采取的措施,但预防具有根本的意义。然而,对那些作为毒品中间商、推销毒品和毒品在他们境内过境的国家来说,基本的要求就是禁止和镇压。但在生产原料——如玻利维亚的古柯叶——的贫困、欠发达国家中,基本的要求是发展其它途径取代种植古柯。

因此,毒品消费国要预防;中间国要禁止;生产原料的欠发达国家需要通过发展其它产品来取消毒品生产。但是,必须为这些产品找到市场。如果我告诉玻利维亚的农民,他们应当改变作物,放弃给他们带来特别好处的作物改换种植其它作物,使他们所受到的好处减少,也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到新的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不愿接受替代后的这些产品?如果我这样做,我将是一个怎样的总统?

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严肃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这一点就必须十分明确。我把解决这一问题称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我们各国必须协同作战的战争。

我在此同一些国家首脑和其它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包括同布什总统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谈,产生了大量的相互尊重。我在这些会谈中表明,就我国而言,打击毒品贩卖活动最好的办法是在玻利维亚投资,因为,贩卖毒品同失业和经济危机是分不开的。贩卖毒品活动也同我国严重的贫困状况有关。因此,如果以为在玻利维亚只要限制生产就能解决问题,那就错了;就象以为这要通过更换作物或开始其它发展项目就能解决美国的毒品问题也是错误的一样。我们要正确地看问题。

在我从美国总统的会谈中,和在某一国家同其它国家代表的会谈中,我感觉到他们都明确地了解到,我们必须一起解决这一问题。

我愿在这里,在国际社会面前声明,玻利维亚愿意动员全国一致下决心迎头痛击毒品贩卖活动。我们准备在本国国家现存的基础上这样做:我们准备同整个国际社会一起这样做。根据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要求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本国国内采取自己的行动,因为,每一个国家也不能单独完成这项任务。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要直接解决这一问题。

玻利维亚保证在本国的领土上经自己的努力，在反对贩卖毒品的斗争中走在前面。我们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以便推动这场斗争。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根据我们在本国斗争的结果评价玻利维亚所作的努力。

玻利维亚愿意在自己国家领土上的斗争中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寻求国际合作，在这场反对毒品，促进发展的斗争中合作，因为我国资源贫乏，后勤供应和基础设施落后。我们同意，让国际社会根据我们作为一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结果对我们进行判断。

我们还打算加强全国对这场斗争的认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保证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反对另一种灾害——环境恶化。

值得庆幸的是，玻利维亚是地球上仅有几个生态保留地区之一。三天前，当曼尼姆(MENEM)总统在深夜1点飞过玻利维亚，以一个拉丁美洲人的身份给我发了一份兄弟般的电报，我答复他说，欢迎他进入我国领空，我非常高兴他飞越在美洲最干净的天空之一。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作为比喻，他们是生态现实的反映，因为他的座机正飞越在美洲大陆污染最少的天空之一。

我们也愿意投入这场斗争，并作为亚马逊地区的一个国家投入。近来人们对亚马逊地区谈的很多。各会员国或许还不知道，玻利维亚按其国家领土比例是占亚马逊地区最高的南美国家。玻利维亚领土70%以上都在亚马逊盆地中。我们同萨内尔总统谈过，在我们两国共有的亚马逊领土上促进执行对生态无害、富有成效的政策。我们愿同其它有关国家一起努力。不能以虚伪的生态概念阻止我们为这些领土上的人民开发富有生产力的、新的经济领域。我们要在我国人民的发展需要和我国人民以及全人类不损害自然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不再重复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发展进程中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也是人类面临的一项挑战。

贩卖毒品和环境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相关，即极端贫困的问题。我称这些问题为纯粹的灾祸：贩卖毒品、极端贫困和经济、金融与外债危机——这些是象我国这样的贫穷国家所面临的灾祸。

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他们就是《启示录》中的三个骑手，因此在斗争中我们无法与他们脱离。如果我们决心要反对毒品贩卖，我们也必须反对贫穷，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护环境。可卡因的生产与有系统地破坏生产国的环境有关。为了阻止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必须同时与毒品贩卖和极度贫困进行斗争。而为了与极度贫困进行斗争，我们需要反对毒品贩卖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正象我以前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三重的不幸，任何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是在那里进行一场正确的战争。我坚信，国际社会是了解这一点的，我们不应进行一场错误的战斗。

我们是准备自己承担风险的；我们准备肩负自己的责任；我们准备同国际社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但是，除了我刚才所讲过的所有事情之外，我还要告诉本届大会，玻利维亚通过其民族团结政府，通过其民族和睦进程，已确定明确的目标。我们要保持付出了巨大代价而赢得的经济和财政的稳定。到今年年底以前，玻利维亚的最大通货膨胀率将为12%。这确实是拉丁美洲各国前所未有的数字。这种经济和财政的稳定乃是我们人民所取得的一项成就，我们当然不会不珍惜这一成绩。我们想把它作为发展的基础，因为没有增长和发展的稳定是不坚实的；这就象一个人的双脚是泥土做的一样。没有发展的稳定是基地式的稳定。在基地上虽有稳定，但那却是死亡的稳定。我们所要的稳定是充满活力的稳定，它是一种发展的稳定。我们所需要的稳定具有一种深刻的社会发展政策。

我国人民再也不能够忍受贫穷了。他们需要就业。他们需要工作。往往当国际合作到来的时候——例如以粮食的形式——我听到玻利维亚农民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粮食，但请用给我们农具的形式同我们进行合作吧，因为我们要工作，这样我们才能生产我们自己的粮食。通过投资来帮助我们吧。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产以便实现我们自己的民族发展。”我们所需要的稳定是要着眼于增长和发展、保健、教育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失业在我们国家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癌症。玻利维亚失业人口达20%以上。这个国家的不正常的经济所占的比例要比其正

常经济大得多。当某些工人被解雇并加入了非正规的劳动力大军的时候，这些人被委婉地描绘为得到重新安置，这距离失业仅差一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实现生产的稳定。我们需要那种能够使玻利维亚重新获得进入国际市场机会的稳定。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这一阶段。

我们要本着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精神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我们需要帮助，但我们所要的是高尚的帮助。我们需要真正的援助，而不是需要那种会因此而带来另外一种问题的援助。我们愿意以一种国际合作的精神与其他国家一起工作，在我们国家内，我们要与不同的社会部门和不同的地区一起工作。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地努力，这是一种民族一致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谅解、对话和一致才会有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有关我国与它所面临的问题方面我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我还要在这里提一提国际社会的许多其他国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我希望我刚才所作的小结将会对其他国家有所帮助，正如玻利维亚努力从别国经验中取经一样。

我想在这里简要地提及某些国际问题，玻利维亚必须对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拉丁美洲人来说，中美洲的问题必须采用拉丁美洲的解决办法，我们还认为，这一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民主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说到底，阻碍中美洲的正是民主问题。但我们允许各国倡导自己的民主，只要它是一种能够和其他民族共存的明确的民主，我认为，中美洲各国在这方面负有特别责任，因为它们最熟悉这一地区地区的各种问题。

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玻利维亚人必须重申，马尔维纳斯群岛是拉丁美洲人的，它们属于阿根廷，但是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应以国际协议的形式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们诚挚地希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和玻利维亚有着悠久的兄弟般的联系。

在国际领域，还有一些对玻利维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找

到解决中东问题的适当办法。我们所要的是能够尊重中东所有各国人民权利的公正的解决办法。如果危害任何一方就没有解决可言，因为这样的解决办法没有尊重该地区所有共存的国家的权利。

因此，我欢迎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所作的努力。我希望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并希望会议不排除任何一方或其真正代表，以免我们处理中东问题时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未来变化的前奏。我们的世界正在朝缓和、理解和合作迈进。我们希望在几年以后就要来临的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即全球文明的意识形态，使我们都互相联系的普遍文化的意识形态。这取决于我们。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未来世界的某些迹象。在未来，我们也许会以今天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待十八世纪的问题和看待十八世纪百科全书编纂者所讨论的问题的同样方式来回顾二十世纪及二十世纪的问题。

技术正成为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因这它正在使我们汇聚拢来。它超越我们从过去所继承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技术和文化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宇航员和苏联宇航员有什么意识形态分歧吗？他们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技术。他们是科学家，因此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分歧。这也许是即将来临的世界的模式，我们全人类的模式。

我希望在我发言结束之际重申，我对联合国系统及本组织宗旨的信念，这些宗旨就是现在和将来反对贫困和落后。我相信联合国不会再容忍压迫的暴力、极端贫困和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暴力和死亡。我们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感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来到这里阐明真理：他们的真理。有些领导人带着的是因强大而引起的傲慢，而有些领导带来的却是因力量薄弱而引起的愤怒。但是我们都是到这里来阐明真理。

作为一个贫穷而地位低下的国家的总统。我想提起传道书中所说的智慧的真言。传道书这样写道：

“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圣经, 传道书9:16)

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必须听从贫穷人的话，因为上帝已说发展的新名称是和平。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 议程项目28

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决议草案(A/44/L.1)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几内亚比绍常任代表以现任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名义在来信中所载的要求(A/44/577)，大会现在审议昨天下午在A/44/L.1中分发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有关议程项目28，名称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请几内亚比绍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身份介绍上述决议草案。

卡布拉尔先生 (几内亚比绍) (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我今天是为了一个紧急的原因而要求代表非洲集团发言。

虽然我因一个严重而又紧急的问题感到灰心，但我仍想借此机会向您，主席先生表示您的兄弟和朋友——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非常满意并高兴您不久前一致当选为第四十四届大会主席。在我宣布就南非问题进行的讨论第一阶段开始之际，我为您这位反种族隔离的勇士和捍卫人权的不懈斗士而欢呼。我特别高兴地这样做是因为您在所讨论的领域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无愧于您的国家尼日利亚在为尊重人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占有的显著地位。

南非政府已作出严厉决定，要在明天及星期五处决非洲人代表大会活动家博伊斯曼。 我不想对刑罚的性质或南非法庭的特点发表长篇看法；我今天也不打算控告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此刻，我只想指出处决这位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的爱国者只能使局势更加严重——让种族隔离的拥护者们称心，使他们更加反对变革，从而导致暴力和牺牲者人数的增加。

南非领导人，特别是德克勒克总统，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他们除就特别情况作讲话之外，还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决定。 取消公共汽车、游泳池和其它地方的种族歧视与重要的问题相比并非重大行动，而最重要问题仍是取消所有形式的种族隔离。 南非政府必须正确对待现实。 南非总统现在应当安抚人民的情绪，帮助医治创伤。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消除种族隔离，尊重我们大家都渴望的最基本人权和民主——即尊重多数人统治。 这是唯一可选择的道路。 南非政府如果真正要和平，就必须承诺这样做，和平是对全体南非人一视同仁的和平，是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而且这一和平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牢不可破地连结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应为此竭尽全力。

今天，我有幸呼吁大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南非的争取人权和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与非洲国家一道采取我们今天在建议中提出的步骤——这主要是人道主义的步骤，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无疑保护数千个其他人的生命。

这就是大会面前这项决议草案 A/44/L.1 的要点。 承蒙非洲国家请我介绍这项决议草案。 然而，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此为正义和平等而疾呼，并要求各代表团与非洲一道捍卫我们崇尚的、而且我之前很多发言者在敦促我们一道捍卫这些权力时提到的价值。

在决议草案提案国的名单上，我们还应加上下列国家：古巴、吉布提、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利比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尼日利亚、索马里、苏里南、多哥、突尼斯和瓦努阿图。 名单显然没有到此为止，我知道其它还未成为共同提案国的会员国也支持非洲国家的理想。 因此，我相信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将再次



聆听非洲发出的呼吁，并将与非洲国家一道保证这个大厅中将发出我们在南非的兄弟们所期望的强大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至少可以做到的。

我曾指出，我相信我们都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实际上，我们更确信一个新的黎明似乎正在非洲破晓。我们非洲国家相信黎明将到来。我们要为南非的变革做出贡献。我们请求在座的各国代表团帮助我们迈出这一步。南非政府亟需聆听理智的声音。

拿破仑说过：一个政治家应当有理智。我希望南非领导人头脑清醒，意识到现在是进行变革的时候了；是为新的人道主义创造必要条件和在南非所有人和所有种族之间播种博爱与友谊的时候了。非洲正指望大会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就决议草案 A/44/L.1 作出决定。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 A/44/L.1 以 149 票赞成、0 票反对、2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44/1 号决议）。\*\*

主席：现在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对南非政治犯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将继续以强硬的态度鼓励南非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以此来推动南非人民之间的对话。同时我还呼吁结束所有各方的暴力行为。但是，我们要清楚地区分思想犯、政治犯与其他诸如谋杀等非政治罪犯之间的界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认为暴力谋杀是一种合理的政治行为，正如在这一事件出现的这种情况

---

\* 由于技术困难，萨尔瓦多对本决议所投的赞成票没有能够在表决牌上显示出来。

\*\* 嗣后，加纳和格林纳达代表团通知秘书处，指出他们本来打算投赞成票。见第 91 页。

那样，人们开始把这种暴力谋杀称为“勒脖绞杀”。布依斯曼先生把一个50岁的妇女活活烧死，其明显的原因是在举行罢课的时候把孩子送去上学。我们没有任何证明说布依斯曼先生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我们也不能证明他是无故受审。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犯罪背景，其恶劣性质，以及布依斯曼先生得到了公正的审判，我们不能支持目前这项决议。我们在投票中弃权，是因为我们认为鉴于目前南非特殊的极为困难的形势，我们不应当反对呼吁为其减刑。

主席（以英语发言）：对议程项目28的审议将在本届会议期间适当的时候予以恢复。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代表我国政府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四届大会主席。一位极为杰出的尼日利亚的代表被用鼓掌方式当选，担负起这一光荣的职责，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满意，而且希腊与尼日利亚一直保持着最为紧密的传统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你在本组织中阅历极深，你所展示的领导能力和外交才干确保你在履行赋予你的职责的过程中获得成功。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我们对你上次访问雅典记忆犹新，当时你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共同主持了题为“与种族隔离作斗争的文化”的研讨会。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对你的前任、前阿根廷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的高度赞赏，他甚为干练、富有灵感并极有效率地领导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想到了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极有成效地领导了联合国的工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始终不渝地作出了种种努力，对此我表示十分钦佩。我还对他表示祝贺，祝贺他早些时候就联合国工作向我们提交了报告。他透彻而果断地分析了国际事态发展，使人们看到了在一些地区紧张局势依然十分尖锐，不幸的是在这些地区，国家和人民依然受到暴力与不公正的困扰。所有这一切都与

们日益高涨的意愿相违背，人们希望联合国能在防止冲突，制止侵略行为方面更有效能。总而言之，秘书长提出了一项“可靠的和平战略”。

本星期早些时候，法国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先生阁下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的身份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国作了发言。我国政府完全同意他对一些我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所表达的观点。我还想指出，在欧洲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希望。希望这一变化能够消除对抗，减少分裂。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个欧洲50年前陷入了最为残酷的毁灭性冲突，这一冲突最后又殃及其他的大陆。希腊经历了那场大屠杀，虽然遭到巨大的破坏，但是，对民主、人的尊严与正义仍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这些都是载于《宪章》的联合国最根本的宗旨与原则。

目前在东欧和中欧正在出现的以开放和整顿为主旨的事态发展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这在欧洲关系领域中带来了缓和，其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给整个世界事务都带来了影响。希腊积极地推动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标志着欧洲大陆上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深信，信任可以取代怀疑，合作应该取代对抗。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其35个成员国进行合作开创了有利的条件。在维也纳最后一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最后文件是赫尔辛基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最近在伦敦举行的《信息论坛》和在巴黎举行的《人的方面会议》表明了在这两个最为敏感的领域中所取得的进一步进展。

在由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建立起来的进程的框架内，在巴尔干半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展。使我国感到满意的是，我国首先提出了以区域为基础执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建议。自从那时起，我们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推动与我们巴尔干邻国所进行的这种合作，设法扩大大家都感兴趣的领域。在去年贝尔格莱德巴尔干六国外长会议之后，在不同国家的首都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专门会议。已计划今后几个月在雅典召开一次高级官员会议。我们将竭尽全力推动这一进程，因为这一进程有助于我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关于邻国土耳其，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的关系中发展能使我们建立认真对话的气氛，以使我们能够进入和平、友谊和合作的时期。

促进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的努力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在联合国系统内使用的这些努力显然受到两个核超级大国双边谈判进展的影响。1987年12月缔结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和它们各自削减50%的核武器的谈判直接影响了国际形势的全面缓和。还是在欧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仍然是常规武器裁军谈判的最有效框架。我们热切希望最近在维也纳就在欧洲削减这种武器举行的谈判获得成功，并且还希望就新的一套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达成协议。

除了欧洲的倡议外，我们希望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举行的禁止化学武器谈判取得圆满结果。联合国应继续向国际社会提供裁军谈判机构框架。我们不应无端悲观，但应对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特别联大似乎毫无结果和裁军审议委员会上届会议无所建树作出正确的判断。

用秘书长的话来说，如果“联合国必须表现出其世界安全卫士的能力”，其成员国应该认识到，确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地区冲突的实质和所做出的或将做出的解决的实质。在相互依赖非常紧密的世界上，任何地区性问题都带有国际性质，尤其是当本组织处理这一问题时更为如此。联合国的介入表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解决问题作出贡献主要依赖于直接有关各方是否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的政治意愿。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根据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598（1987）号决议达成的伊朗伊拉克海湾地区停火协议、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定和1989年12月签署的《纽约纳米比亚协议》。几年以前，这些问题似乎是不可解决的。但是，外交才干和耐心再加上秘书长的不懈努力，但主要是直接有关方面的努力使伊朗伊拉克的军事冲突得以结束。我们希望，双方将根据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同秘书长密切合作。

同样，外交才干和耐心产生了使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协议。同样它也促成了根据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全面解决框架，外国军队和其他人员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脱离接触的协议。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深深的不安，上述地区、达成的协议或者所推行的和平计划其他安排仍未获得成果，还未能解决严重的国内问题。民族和解在阿富汗仍有危险，当地的条件离难民早日安全体面的回归祖国的希望相距甚远。

在纳米比亚，我们深切关注联合国为创造正常条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以保证在协定的时间，1989年11月初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难民的回归。海湾地区过去的交战双方仍然关押着战俘，而该地区的其他严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些战的困境阻碍了执行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积极推行的解决方案。

希腊特别注意南非的局势发展，遗憾的是，那儿的局势仍然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在全国仍然实行紧急状态，而时常的积极发展，如释放一些政治犯，没有促成局势所要求的根本变化。反种族隔离组织仍被禁止，受到骚扰，他们的活动受到各种镇压措施的限制。我们希望，该国的最近发展将导致不分政治、宗教和肤色举行有效的全国性对话，以彻底和平消除种族隔离，以建立自由、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南非。

在中美洲，该地区五国总统支持的《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和最近的《特拉协议》使我们希望，从一个又一个的领土上消灭军事活动，结束内部冲突以及保障民主进程的协议将取得成功。联合国最终建立的核查和控制和平进程的观察小组可能是本组织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一部分。

在柬埔寨、西撒哈拉以及同样在中东，僵局仍未打破，联合国还未能有效地推动在任何上述事件中所采取的一些积极步骤。柬埔寨巴黎会议无所收获，但我们还是注意到了，越南军队似乎在遵守撤军的时间表。秘书长向西撒哈拉对立各方提出的和平计划仍然是公正和持久协议的有效建议。但是，以色列自1967年继续

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恶化了被占领土平民早已艰难的生活条件并仍然是根据安理会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公正解决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然后举行所有直接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都应参加的谈判。

我们深深关注黎巴嫩的悲惨情况。我们要求各方不使用武力，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以保证该国的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特别满意的是，阿拉伯联盟三方委员会的方案得到了接受，这样为这一遭受多年内战之苦的国家恢复和平铺平了道路。

关于朝鲜半岛，我们欢迎罗总统新的统一方案以及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任何建议。我们支持并鼓励南朝鲜政府作出努力，通过和平和民主的方法促进统一。

只要简单的回顾一下有关地区冲突的事例就可以毫无疑问的看到联合国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被邀请采取行动或正在采取行动的模式。

联合国的这种卷入方式使我们注意到两个突出的行动场面，它把每一个问题都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第一个行动场面涉及到问题的外部方面，一般来说，它关系到防止和制止军事对抗，从一个主权或领土完整受到侵犯的国家中撤出外国占领军或外国势力。第二个行动场面一般涉及到区域问题的内部方面，以往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包括内部冲突和实现民族和解、解决难民问题以及推行人权和法制。根据每种情况的需要，要求联合国在不同程度上，一般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在我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场面上，帮助解决冲突。

现在，请允许我更为深入地谈一谈塞浦路斯问题，这一问题的持续存在引起了希腊和整个联合国的特别关注。

事情很明显，过去十五年来，土耳其一方缺乏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使塞浦路斯两族共同地充分享有独立果食的诚意。土耳其1974年的入侵和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三分之一以上领土的持续军事占领视无忌惮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

事会以及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因此而给塞浦路斯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 我想再次提请大会注意，有大约二十万人民逃离了家园，成为在他们自己国家中的难民，而直到今天，仍有 1 619 人无缘无故地失踪。 此外，土耳其利用对塞浦路斯北部的持续占领，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土耳其移民，以改变岛上的人口结构。 随之而来的脱离和分割行动受到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明确谴责，这些决议一再要求土耳其从岛上撤军。 还应提到掠夺文化宝藏和毁坏历史文物和历史遗址以及用于祭拜的场所的行为。 除此之外，最近还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土族塞人方面似乎计划在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领土上安置新的保加利亚穆斯林移民。

在秘书长在其斡旋使命的基础上于 1988 年 7 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之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有希望的阶段。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在秘书长和他的特使主持下，同塞浦路斯土族塞人的领导人进行了有意义的会谈，以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造福于塞浦路斯全体公民。 我们认为，瓦西里奥总统同时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完全正确的，这两个方面是，撤离所有外国军队，最终促成共和国领土上的充分非军事化，以及全体塞浦路斯人的和解与团结，而不论其种族出身如何。 希腊支持秘书长的行动和塞浦路斯总统的努力。

然而，我们对另一方制造的新的障碍深表忧虑。 在三轮深入会谈取得一些进展之后，那一方抵制了秘书长说服双方按照商定议程进行对话的渐进程序。 事实上，土族塞人的领导人停止了继续参加会谈，这已经使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本身受到威胁。

我要再次表示，就希腊本身而言，它将继续全力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明确谴责另一方对公正和有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缺乏响应的态度。 这一问题的国际影响以及对一个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主权国家部分领土的军事占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

我不可忘记对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全体人员表示敬意，他们献身于一个促进国际和平的极为崇高的事业。 希腊一贯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6 月 7



日，一架希腊空军飞机飞往纳米比亚的温得和克，为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送去了给养，作为希腊人民和政府的贡献。下个月，希腊的文职人员将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一道，在将于11月初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中，履行选举监督员的职责。

我希望强调，我们充分支持并努力促进为所有维持和平行动建立财务保障和稳定基础。和平乃至和平行动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因此，这类行动的费用应当毫无例外地成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义务，并按照既定的会费水平加以摊派。以前，希腊政府曾经表示，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部队仍是唯一一支由自愿捐款资助的维持和平部队，这就使该部队的使命有落空的危险。我呼吁全体会员国支持秘书长的建议，纠正这种反常的现象，按照惯例通过分摊的会费来资助维持和平部队。

如果忽略了尊重人权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而不再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就无法对世界局势做出全面的考察。我们的对外政策同样受到其他国家享有人权情况的影响。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促进《世界人权宣言》导致的法律和政治概念起到了有益作用。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35个参与国之间，按照维也纳会议的最后文件正在采取重要步骤，以建立一个机构，监督和管制尊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的情况。我们将积极参加这一进程。与此同时，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人们对普遍接受充分尊重人权和个人自由的需要给予的重视。最近不结盟运动国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充分证明了这一积极的事态发展。

我们对跨国毒品贩运活动的加剧和代价表示深切的忧虑。毒品贩运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国内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有着严重的社会意义。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如此猖獗，已经威胁到一些国家的法律和民主体制。它们侵蚀着社会道德结构。

然而，反对毒品贩运的斗争得到了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宣布将对毒品贩运者及其支持者进行不懈的斗争。此外，希腊同其他国家一道，在1989年2月23日签署了去年通过的《联合国反对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治疗物质公约》。现在迫切需要加强多边基础上的合作，联合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适当的讲坛。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是本届会议议题之一。国际社会仍然被最卑鄙、最懦弱的暴力行为所困扰。联合国的成员国正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努力同那些蓄意和任意残害无辜人们的罪行作斗争。希腊也是这种罪行的目标，但我们信心仍然坚定，决心努力同国际社会一起消除这种灾祸。

我愿谈及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环境破坏问题，它今天威胁着我们星球的生存，破坏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在这一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前，希腊赞成在国际和国家两个级别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十分重视在1992年联合国召开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制订一项国际战略，用各种办法在所有国家促进环境持续和无害的发展。希腊将不遗余力地促成这次会议的成功。

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发展过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加强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某些地区里面的众多人民仍然生活在难以接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境况中。债务危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已经变得十分严重。这一危机使社会和经济问题混淆在一起，并愈发具有世界性。

希腊为43/460号决定的谈判和通过作出了贡献，这一决定要求联合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特别是重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希腊作为这一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主席将继续积极参与此次特别会议准备工作。这一特别会议是再次将发展问题列入世界政治议程首位的机会，因为现在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的缓和已经为国际经济合作铺平了道路。

希腊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仍坚定地致力于《宪章》中所阐明的各种理想和多边途径。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继续加紧努力通过加强合作来探讨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途径。争取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最终目标仍是我们的最终努力方向。为此，我同意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表现出的乐观精神，他在报告中说“和平已经具有了过去所缺少的意义和广度”。和平、正义和人的尊严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注意。这正是我们完全承担了义务的联合国的任务。\*

范登布鲁克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热烈地祝贺联合国大会本届主席。联大将在他的智慧和经验指导下工作。他可以得到荷兰王国代表团的建设性合作。

前两天，我的同事，法国外长罗兰·迪马先生阐明了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所以我不必谈及他的讲话中所涉及的问题。

对过去栩栩如生的记忆有助于我们建设未来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也非常重要。对我们的集体努力以及联合国本身来说，这也非常重要。了解我们过去的经历会经常提醒我们今后行动的目标。

五十年前的这个月，纳粹开始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发生的并不仅仅是一场欧洲的战斗，战争中的各种势力要取得新的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要打败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树立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这些都在《大西洋宪章》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也是一场有关文明和人的价值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去了。在被占领的欧洲领土上那些铁丝网后面，世界上最恐怖的种族主义肆无忌惮。欧洲的犹太人所遭受的命运是语言无法形容的。牢记这一切就是要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

\*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副主席，主持会议。

在大战结束时诞生了联合国。战争中的恐怖促使本组织的奠基人相信，国际关系必须以新的原则为基础，和平不应同尊重人权和人的价值相分割。但战争之后的那些年中，人们为其浴血奋战的那些理想并没完全实现。今天我们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新的趋势。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在渴求民主和自由。一个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正在到来。

不幸的是，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的正当愿望并未在世界上所有地区得到满足。谁能够忘记今年夏天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震惊人们的事件呢？在其他地区，民主力量尽管面临着社会和经济上的困难状态，还是占了上风。毫无疑问，民主是通往未来世界的唯一道路。最有希望的就是摆脱了压迫和恐惧的民主社会。

改革之风也吹入东欧国家。波兰现在已经通过其向多元化和民主的历史性跃进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匈牙利看来也将向这一目标大踏步迈进。在苏联，经济改革的突破进展打开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关闭的大门，使其人民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和天才。而没有这种能量和天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繁荣昌盛。我们希望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能够取得成功。

这一改革运动正在改变其社会，使其社会更能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这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今年7月戈尔巴乔夫主席在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时谈到了这一问题的中心：

“一个仅仅削减了军事装备但是仍在侵犯人权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之地。这是我们自己得出的永久性的结论。”

在联合国，我们也一直在议某些具体领域的人权标准。我特别要提一下《关于废除死刑的第二个任择议定书》。大赦国际最近的报告表明了仍然在执行的死刑有多少，这突出强调了这一议定书的重要性。我们呼吁大会于本届常会期间通过议定书草案。

但是,现在,我们的关注主要应集中如何改进对人权的遵守。尽管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改善,但在我们已制定的标准和实际做法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差距。需要更有系统和有效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监测手段,例如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制度。不仅如此,我们认为,通过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应当能够在出现严重践踏人权的时候对之作出反映。我们也希望对一些国家集团以毫不相关政治理由妨碍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提出警告。这种做法难道不是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为保护人权所作努力的信誉吗?

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极大改善已强烈地推动了军备管制与裁军。我们在本十年开始时只能幻想的真正裁军现在已开始变成现实。

最好地说明了这种新势头的莫过于从未达成任何协议的过去进行的相互均衡削减部队谈判的蹒跚步伐与目前关于常规军队的谈判所取得的迅速进展两者之间的对照。例如,我们正在维也纳就一些主要种类的装备的共同上限达成协议。这些上限将要求进行幅度极大的削减。上周,参加维也纳谈判的16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提出了自己建议的进一步细节,主要涉及核查与稳定措施。

关于化学武器,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武器的扩散赶上有关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我们欢迎布什总统在本届常会开始时提出的各项建议,以便象他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上削除“……这些确实令人可怕的武器……”并致力于“签署一个将在地球上禁止——消毁——所有化学武器的条约。”(A/44/PV.4,英文第56页)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日内瓦迅速采取行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这一方面不断增长的一致程度令人十分鼓舞。最近由贝克国务卿和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在怀俄明签署的关于双边核查实验和资料交换的谅解备忘录突出表明了这一双边进程的范围,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进程将有助于推动多边进程。鉴于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我们支持将谈判会议召开的时间均匀地在年初到年底的时间分开进行。如果世界各国加入,我们确实认为能够达成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在核军备控制领域,这种进展最为明显。所有的中程核导弹现在正在被消

毁，一个将核战略武库削减一半的协议似乎正在形成。上周，在就改善为批准禁止试验极限条约而必须的核查安排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进程。在此之后，我们期望美国和苏联进一步限制核试验，同时推动真正削减核武器的进程。所有这些都应有助于为下一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创造有利的气氛。

东西方之间进行的军备管制谈判的积极倾向令人鼓舞。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无视下列事实，即在世界一些地区，武器冲突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依然是日复一日存在的现实。

东西方之间改善的关系和苏联外交政策的新思维已帮助消除或缓和了区域性冲突中某些外来因素。苏联军队已离开发阿富汗；古巴军队正在离开安哥拉，如果遵守诺言的话，越南从柬埔寨的撤军现在也应当已经结束。

但是，不幸的是，在这届和其他冲突中内在的争执起因却没有那么容易得到解决。因此，柬埔寨人民——我只限于谈谈他们——正在惊恐不安地等待，以确定他们将面对何种未来。我们只能希望不会回到战场，不会回到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希望外交努力将继续取得进展。

联合国在促进和平解决若干区域性冲突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安全理事会受益于改善的国际气氛，已表现出更大的协调一致，从而也表现出更大的效能。我特别要向秘书长及其助手在世界许多紧张和冲突地区所作的不懈努力致敬。

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这一工具每天都证明着其巨大价值。维持和平活动当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但在实施这种解决时，维持和平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联合国在世界各个地区促进和平这一作用的逐步演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最近，我们看见联合国除了典型的维持和平活动之外，还如何参与了新形势的推动和平活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美洲的埃斯基普拉斯进程，在这一地区，联合国不仅将监测各项协议执行的情况，同时也同其他人一道首次观察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选举过程。

正如秘书长在他向大会提交的报告(A/44/1, 第二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

毫无疑问，目前在联合国监督下向纳米比亚独立的过渡确实是联合国所开展的最具有挑战性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我们要赞扬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文职和军事人员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方式。我国骄傲地向这一活动派遣了一队宪兵，从而在确保严格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方面发挥了自已的作用。

南非本身早就应进行根本的改变。种族隔离制度与基本的人类价值准则背道而驰，必须加以废除，谁又能对此提出异义呢？进一步的拖延或采取不彻底的措施只会使这一不可逆转的变革过程更为困难和痛苦。

现在，完全由白人参加的选举已经结束——但我们希望这是此类选举的最后一次，我们正视目以待，看新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新的南非总统就“写下南非历史的新篇章”所说的话提高了人们的希望。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要想使人相信，那就必须继之以行动。

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在南非各方之间开始对话和谈判的进程。但是，数十年的压迫显然已经造成对南非政府真正变革诚意的深深的怀疑。况且，在纳尔逊·曼德拉一类反对派领导人物仍然被监禁，他们的组织仍遭禁止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对话呢？德克勒克总统在上个月的就职演讲中呼吁国际社会注意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对该国的事态发展持积极态度。我们欢迎积极的建议；但是，显然需要南非政府采取具体步骤来赢得信任并开始对话。我重申，必须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做。我们同南非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们一样，迫切地希望根本改变方向。如果不出现这样的变化，国际社会就别无选择，只有重新考虑它对南非的立场。

我希望就中东问题对我的法国同事本周早些时候代表十二国所作的发言作一些补充。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和放弃恐怖主义，这为寻求和平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这个困难的任務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些是值得欢迎的进展。当然，巴解组织的政策必须是始终一贯地履行这些原则。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应该认真考虑它的优先事项，并且为在安全理事会第 2 4 2

(1978)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包括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的基础上为全面解决作出贡献。这种解决办法既要照顾到以色列安全的和得到承认的边界的权利，也要照顾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以及这些谈判将带来的和平解决都必然是循序渐进的，每一个阶段都增加信任和谅解。以色列关于在被占领领土内进行选举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但这只能是朝向全面解决的一个开端，而不是结束。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当前为促成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民代表之间的十分必要的谈判所作的努力。

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我再一次表示，大韩民国不久将会取得我们这个世界组织的席位。大韩民国最近提出的关于民族宪章的建议可以为改善这个半岛上的关系作出贡献。

现在我想就国际经济关系说几句话，因为对贫困、营养不良和欠发达状态进行的斗争还远未取得胜利。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依然存在。财富在国际上的不公平分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成比例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旷日持久的外债问题都表明需要寻求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途径。

即将举行的关于恢复经济增长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应该为将来的国际经济合作提出一套现实的准则和原则。在特别会议成果的基础上，下一个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应该为持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造一个框架。这就需要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共同负有责任。新的战略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需要和处境，以及世界上不同的发展水平。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局势依然令人担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许多年以前，荷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为发展目的而支付的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的水平，因而树立了一个榜样。近年来，其他几个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水平；但必须承认，其它许多国家仍然裹足不前。国际社会，特



别是那些从近年来经济上扬中得好处最多的国家应尽力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0.7%的指标。

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正在进行一场深远的改革，它要担负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感到，改革进程的方向是对的。新的预算程序已经就绪，秘书处已经精减。另一方面，本组织的政府间机构，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造还远未完成。荷兰认为，所有这些改革都应积极进行，它必然会进一步加强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业已恢复的信心，并使本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应付将来的许多挑战。

而联合国会员国则应该支付拖欠的会费——实际上要分摊联合国许多根本性活动，包括维持和平活动的费用。在采取必要行动满足多种新的、迫切的人道主义需要和应付那些仍然需要我们注意的紧急局势方面也是如此。曾在加勒比地区和其他地肆疟的台风“雨果”再一次证明，联合国系统还应该在发生天灾时发挥作用。

我再谈谈人祸。我们时代最重大的挑战是我们的环境恶化。日益增多的各种威胁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大气回暖、臭氧层减损、日益增多的废料、沙漠扩大和滥砍滥伐，这些都只不过是许多人为灾害中的几个例子。显然，我们对于改变我们的态度和习惯负有集体的义务。

布伦特兰报告使世界对于这项挑战的规模警觉起来，这是一个功劳。国际上对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长的认识是重要的，但认识当然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解决问题。每一个政府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这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原则所规定的。

对我们大气的威胁以及大气出现回暖无疑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今年三月，来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24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荷兰海牙集会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所签署的宣言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并且为解决环境变化问题提出了有创见的办法。后来更多的国家接受了这项宣言。

我们深信，我们应该争取缔结一项世界气象公约，并希望能在今后两年中做到这一点。第二届联合国气象大会将是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荷兰十分重视由联合国环境署（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建立的关于气象变化的政府间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和技术研究。我们保护大气及整个环境的努力只有在发展中国家也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才会成功。同时，我十分了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紧迫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需求。当然这不能使我们背离我们对保护自己的星球所负有的共同责任，但我相信工业化国家有责任帮助这些负担沉重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设立技术与金融援助的机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采取一项气象公约将会要求他们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很可能包括对森林的管理，工业调整，污染监测和治理等一些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我国愿意对这样一个金融机制捐款。

为了更大地推动为解决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所进行的努力，荷兰政府正在为十一月份将在荷兰举行的有关这些问题的部长级会议进行组织工作，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许多国家将参加这次会议。

更广泛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加强保护环境的国际文书。在生态相互依存的时代里，世界各国再也不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们需要根据气象公约进一步制定国际法，但我们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监控污染程度，以及更为有效地检查环境标准和义务的遵守情况。具有普遍会员国的联合国显然是促成这种全球活动的构架。

第一步将是加强环境署。在这方面，我高兴地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在1990到1994年期间将其对环境署的认捐增加一倍。

最近，有人提出一些有关加强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权威的其他一些想法和建议。我提到了海牙宣言，但还有其他建议，包括英国和苏联所提出的建议。这些想法应当进一步研究，也许还应当逐项研究。荷兰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

当前辩论中的所有思想都会拿到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讨论。环境署

的理事会已经提出了一套有关筹备这次大会的极为稳妥的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应该得到本届大会的赞同。对我来说，1992年的大会将是一次理想的机会，就加强联合国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权威的措施达成世界规模的协议。

刚才我说过人类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以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永久的学习进程，但在对待环境的方式上，我们正接近一些不能泰然跨越的危险界限。已经造成的损害令人震惊，当然还不是无法挽回。然而，受到威胁的正是在地球生存所依赖的条件。

正如秘书长在他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提到的，政治条件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用《宪章》中所设想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但是，这一趋势要继续下去，国际社会必须振起意志进行持久的努力。解决地区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其他紧迫的国际问题也必须积极加以解决。我提到了全球环境即将面临的危险。我还可以提出其他问题，比如有破坏我们社会结构的危险的毒品问题；还有威胁着国际社会、它的成员国及其公民的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迫切需要进行新的努力。我充分相信，各国社会可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由杰出的尼日利亚代表，一位与联合国有密切联系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来主持，使我和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印度尼西亚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一向非洲密切和友好。各国一致选举加巴大使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这既是对他个人成就的尊敬，也反映了他的伟大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有的崇高声望。我们早在他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时候就对他的能力充满信心，他作为委员会主席为执行委员会的使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对他履行职责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还想向他的杰出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阁下表示我国政府的深切的钦佩与感激之情，感谢他庄严并娴熟地指导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在我们即将跨入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又一次

面对着世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全球政治气候正在变化，我们看到国际关系展现新的形势，预示着在人类对更加美好和更加和平的世界的不断追求中会遇到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大的挑战。

各国间、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日益加强的和解和相互妥协的姿态已经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明显缓和以及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区域冲突的更加积极的努力。产生于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的新的观点和新概念正在出现并在解决诸如防止核战争、国际关系的普遍不平等、对环境的破坏、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滥用和贩运毒品的罪恶等新老问题方面提供了新的前景。同时，一些根本性的趋势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正在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逐步一体化。

尽管这些事态发展必然作为更大的全球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有希望的预兆而受到欢迎，我们不能看不到国际形势仍然遭受悬而未决的紧张局势和争议、疯狂的暴力和顽固的不安全之害。另外，世界经济仍然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继续受到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影响。实际上，尽管可以说东西方政治关系已经改进，但南北之间关系的不对称和不平衡实际上已经加剧。

如果目前的缓和要导致所有国家稳定的和平与平衡的进步，它必须在地理范围上更加扩大并在实质内容中更加全面。如果不也考虑消除世界范围的贫困和非正义、贫穷和疾病，就无法实现全球和谐。今天，国际安全既应当从军事，也应当从经济上下定义，并考虑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前景急剧暗淡、大规模失业、资源匮乏以及严重的环境恶化之类对安全的非军事威胁。

只要国际安全仍然危险地建立在相互威慑和核优势之类过时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在批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导条约》之后，关于战略和空间武器的谈判势头令人失望地进展缓慢。因此，我们欢迎最近在这方面和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某些方面所取得的突破。然而，军备竞赛，特别是在质量方面的竞赛仍然方兴未艾，日益尖端和具有破坏潜力的武器继续被放入主要军事大国的武库。结果，世界的人力、技术和物质资源正被从发展目的上挖走，自相矛盾地造成代价日益高昂的更大程度的全面不安全。

显然，共同安全要求对裁军采取全面的方法，通过坚持不懈、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和在所有国家的集体责任的基础上进行。把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地下核试验、结束裂变物质的生产、缔结一项关于完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并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必须仍然是我们全球裁军议程上的优先项目。这必然应当伴随着其他具体的裁军措施，包括取消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均衡裁减常规部队和海军军备限制和裁军。然后，裁军省下的额外的资源应当用于所有人民的社会经济进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世界的各个区域中，一些长期被认为难以解决的主要冲突局势现在正获得更加认真的处理并更能接受和平谈判。但是，全面解决这些冲突方面前进的步伐不幸仍然是微弱无力和不平衡的。

尽管达成了1988年的《日内瓦协定》和苏联军队完全撤出，阿富汗内战继续造成沉重的生命损失。现在应当很清楚，只有通过一个真正的全国和解进程和所有有关各方忠实贯彻这些《协定》的所有条款，才能早日结束进一步的流血和冲突。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脆弱的停火维持了一年多并停止了战斗。但在解释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贯彻方面依然存在着分歧，迄今为止阻止了争取全面解决冲突的进一步进展。我们仍然希望，在秘书长赞助下双方进行的直接会谈将最终实现公正和体面的和平。

随着《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开始贯彻，非殖化历史中历史最长和最严重的一章开始结束。纳米比亚即将获得自决和独立标志着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发动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然而，我们对南非恶毒地不愿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并在其第632(1989)和第640(1989)号决议中再次强调的计划的某些关键方面感到深为不安。因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原原本本地贯彻计划，并现自由和公平选

举的条件。印度尼西亚认为，能够通过参加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警察分遣队为达到这个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很荣幸。

尽管纳米比亚取得了进展，只要南非人民仍然处于遭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之下，非洲把自己从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就不能被认为结束。文明人类必须仍然不折不扣地关心铲除种族隔离所代表的侮辱人格的最恶劣的形式之一。印度尼西亚完全致力于铲除南非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以便能够以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取而代之。

在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方面，我们对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的恢复感到鼓舞。但遗憾的是，实现全面和公平解决所需要的持续努力继续受到顽固存在的意见分歧的阻碍和相互猜疑的影响。

我们对秘书长试图在诸如中美洲和西撒哈拉之类的其他冲突区域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努力感到振奋。国际社会应当继续积极支持这些努力，从而反映我们重新致力于多边主义和加强并恢复联合国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缺少的全球论坛与工具的作用。

以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正义和独立斗争为中心的阿以冲突是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过去一年来，巴勒斯坦本身和国际外交战线都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态发展。

在顶住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为镇压它而进行的残酷攻击后，这一起义最后表明，巴勒斯坦民族，尤其被占领土上英勇青年恢复不可剥夺民族权利的理想再也不能被否定。这一事实以及去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大胆和平倡议使阿以冲突别开生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去年宣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表示准备寻求建立在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包括大会第181(II)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之上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因此，确实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尽管有了这些发展，并

且巴勒斯坦领导人还采取了具有远见的后续行动，通向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道路仍然受到以色列顽固立场和消极态度的阻碍。

我国政府认为，现阶段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不应放过。努力坚持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把它作为关于公正解决所有基本要素谈判的唯一有效框架，是一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的要求。应当使以色列认识到，只有通过以全面谈判和公平方式产生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获得持久和平，才能有效的保证它自身的安全。我们还要强烈敦促以色列的支持者认识到目前形势的新现实，在他们的政策中表现出更大的远见，配合秘书长加快和平进程的努力。印度尼西亚重申，他将毫不动摇的致力于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帮助他们实现其神圣的事业——早日在他们最近宣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土地上行使主权。

对黎巴嫩最近继续发生的悲剧以及各派之间再次暴发冲突不幸造成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印度尼西亚也感到非常悲痛。因此，我们充分支持阿拉伯国家首脑三方委员会为制止暴力作出的努力，并赞扬他实现了停火，迈出了第一步。为了不使我们忘记，我要指出由于以色列非法占领黎巴嫩领土，恢复该国民主和谐和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受到公然破坏。因此，印度尼西亚重申充分支持黎巴嫩关于所有以色列占领军队立即无条件撤走的合法要求。

在过去20年里，柬埔寨一直是无休无止的战争舞台，他的苦难是东南亚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和分裂的根源。但自从去年以来，为结束柬埔寨这场长期冲突以及柬埔寨人民受到的无法形容的痛苦而作的努力已进入一个更具体和更有希望的阶段。

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使与这场冲突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该地区其它有关国家走到了一起，并为开始以清除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为目的的深入对话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但是，去年7月和今年2月举行的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的两次会议虽然只是

初步性的，但确实成功的在关于目标、全面框架以及这种政治解决的主要组成因素方面取得了共同理解。

从那时以来，柬埔寨各方内部以及其它有关国家，包括一些大国之间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加快了谈判进程的速度。越南宣布的关于1989年9月底之前从柬埔寨撤军的意图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谈判进程。现在越南撤军已经开始。在对这一行动表示欢迎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撤军不是在全面解决——从一开始我们就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所有其它关键要素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也没有与这些要素结合起来进行。

为了详细阐明通过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区域进程取得的框架和进展，今年7月30日至8月30日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一会议是由法国发起的，由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同主持的。虽然这一会议在详尽阐述全面解决各要素细节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但结果他还是不能就对整个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关于临时管理当局的实质问题；关于国际管理机构在谁的主持下行动的问题；关于停火的方式问题；以及一些其它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必要的条件和有关各方的政治决心似乎仍然不足。因此，作出了关于休会和在条件比较有利于这样做的时候重新开会的决定。与此同时，作为会议两主席的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接受了一个主要任务，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目的是为了促进全面解决问题，包括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召开这一会议以及工作委员会的会议。

在这一决定性阶段，我们敦促各方实行克制，不要让大规模的冲突再次发生，以免和平进程受到挫折。印度尼西亚仍然相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武力才是取得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可行办法，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具有全面性才能持久和保持公正。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雅加达非正式会议所有与会者一致达成的共同的基本理解之一。印度尼西亚将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为恢复柬埔寨的公正和平作出贡献。



关于确定新喀里多尼亚未来政治地位的积极措施正在实行，我们对此感到鼓舞。有关各方本着和协的精神保持对话将推动该领土在考虑到所有居民合法利益的同时，按照当地居民谐愿望，在自决与独立的道路上取得和平进展。

朝鲜半岛的局势仍然是东南亚经常发生紧张局势的根源，这一局势要求南北双方加强努力，开始民主和解的进程。我们希望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会谈不久将恢复，以便实现他们和平统一共同理想。

在南美洲，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决定开始关系正常化为目的的措施进行谈判，这是以和平方式明确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的一个好的预兆。

国际经济舞台也充满了变化，具有深远影响的趋势正变得日益显著。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这些变化和趋势既带来新的挑战，又带来新的机会。但是，与政治关系中缓和的气氛对照之下，严重悬殊和不稳定仍然是全球经济形式的特点。

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极大地改变着生产、消费和国际经济与金融来往的模式，这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为各国更普遍的繁荣提供了新机会。然而，这同时又很可能在相对优势、贸易条件和国际分工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产生不良影响。经济动力和实力的新极点已经出现，但随之而来的是强大的经济集团在发达国家中间形成。最令人不安的现象是，目前世界生产与贸易的好转仍然主要使发达国家得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继续陷在结构性欠发达、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中。

发展中国家外债危机的规模和对全球的影响加剧了，外债危机又由于主要货币不利的浮动而加深。随着这场危机，出现了可以预见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在某些国家已经上升为暴力。官方和私人用于发展的资金流动继续收缩，造成资金向发达国家转移的现象。尽管各国一再承诺反对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却愈演愈烈。初级产品市场与价格，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市场与价格还没有从长期的萧条与混乱中完全恢复过来。

确实，国际经济局势并非一片黑暗。一些发展中国家排除困难，仍然完成了必要但痛苦的调整，并取得持续增长。如果各国严格履行埃斯特角承诺，乌拉圭一轮会谈就能带来一个更为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前景。考虑到商品共同基金现在已经全面运转，商品市场有希望在对生产者有利可图，对消费者公平的价格水平上获得更大的稳定。即使在债务问题上，也可以看到主要捐赠国的立场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灵活性迹象；虽然，迄今为止因此受益的只是一些有限的国家集团。

然而，从整体上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变化中的世界经济环境基本上仍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

鉴于这样的现实情况，印度尼西亚欢迎明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大会特别会议。为90年代制定一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任务也为我们集思广益，探索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有效途径提供机会。

我国政府还认为，重新恢复全球南北对话已成为一项紧迫、必要的任务。不应该把这场对话说成是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或错误地认为是工业化国家的施舍。相反，这场对话应以真正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利益为基础。真正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平等、公正和互利，而不是新型的依赖关系，或毫不掩饰的新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印度尼西亚依然相信，不管各国利益如何，争取一个更开放、有力和公正的多边贸易与货币体系，提高商品市场的稳定，在一项既减少债务又提供充分的新的财政资源流入，注重发展的方针的基础上，全面、持久地解决债务危机，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利益。

由于污染和有害废料问题的加剧，臭氧层消损和气候变化、土地沙漠化、森林消失和其他因素的原因，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的威胁现在已成为全世界关心的一大问题。作为一个影响整个人类的福利和生存的问题，它应在所有国家公平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而不能成为南北双方之间争吵的新内容。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作为发展援助方面的一项新条件。这需要我们进行有效的多边合作，包

括动员更多的财政资源。促进环境上稳妥的、持续发展，在不牺牲我们共同未来的前提下，保证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在社会领域中，去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也许最令人注目的是正在进行的反对麻醉药非法贩运和滥用毒品的战争，这一问题继续造成重大损失，造成社会动乱，资源浪费，生命和前途损失。国际社会在这一共同灾害的威胁下，已团结起来，以便更加协调地努力打击这些活动。根据最后结束的联合国反对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非法贩运大会要求的平衡方针，现在把消费和生产都列为打击对象。各国政府现在应当充分利用现存的机制和法律文件，以消除这种威胁。我借此机会重申，印度尼西亚坚定决心为此目的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过去的一年中召开了一些国际会议，以求解决还在发生的难民流动问题，使全世界集中注意这一问题。其中最近的是关于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产生了一项宣言和一项全面行动纲领，反应出明确、持久地解决长期的难民外流问题方面新的协商一致意见和政治承诺。全面行动纲领包括了一整套平衡和相辅相成的国家和多边努力的措施。我们相信，如各有关方面能够全面落实该纲领，上述的解决目标就能实现。

在人权方面又朝着保证尊重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朝着特别爱护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儿童迈出了一步。《儿童权利公约》草案已经得到人权委员会批准，正提交大会审议和通过。印度尼西亚认为，儿童的利益是一个首要问题，希望这份法律文件能够得到必要的支持，尽早生效。提议在明年召开的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不仅将促进该公约迅速批准，而且将进一步推动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方案，使90年代真正成为一个希望的十年。

在一个新世纪将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低估一个迅速变化中的全球环境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内在的机会和光明的前景。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强促进全球和谐与和解的力量与趋势，以集体地使世界走上一条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道路。

面对着世界发展的这一紧要关头，最近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九次首脑会议已表明，对这种新的现实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并准备就此作出反应，同时，以一种向前看和现实主义而不是拘泥于偏见和教条的方式，对方兴未艾的改革进程作出创造性的贡献。通过这些做法，不结盟运动在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公正和人道的世界进程中，进一步行使着自己的历史责任，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苏哈托总统本月份早些时候，在不结盟首脑会议所指出的那样：

“不结盟运动始终在其基本原则和目标的指导下，以无与伦比的团结和共同命运的信念及其丰富的经验，准备参与这一进程并愿意在持久和平、自由和全人类平等进步的基础上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印度尼西亚将始终毫不动摇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 议程项目 9 (续)

### 一般性辩论

托图先生 (罗马尼亚) (以英语发言)：我极其高兴地向加巴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主席，并衷心祝愿他圆满完成这一崇高任务。

根据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指示，我十分荣幸地向大会提出罗马尼亚关于当代世界局势和行动方针的观点及建议，其目的是要在国际生活中进行彻底地变革，并为世界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寻求一种解决办法。

国际事件的发展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方面，由于各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以及争取和平和裁军的舆论所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其中包括各国的进步政治力量——以及联合国的行动，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在支持缓和、谅解和合作和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两种势力之间出现了相对的平衡。为此，在最近的几年中，已朝着裁军和通过谈判解决某些国际冲突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骤。

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某些政府势力变本加厉地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其目的是要在某些国家中制造政治上的不稳定局势，与此同时，为了符合其霸权主义的利益，把合作的条件强加于人。军备竞赛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研制和现代化领域中，情况尤其如此。某些国家继续奉行“核威慑”的信条，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国际生活中威胁使用武力。外空的军事化进程已经开始。

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着国际局势，近年来，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温床继续存在，并且某些温床的情况已经变得更为险恶。

在这种背景下，促进在各国间关系问题上的新思维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方法，在客观上就变得更为必要。这种新思维和新方法所赖以依靠的基础应当是始终不懈地尊重各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其中特别是权利的完全平等、民族独立和主权、不干预别国内政、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互利。

鉴于已载入《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之中的这些原则，罗马尼亚建议，大会应当审议和通过相应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系有关所有国家都应遵守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以及消除旨在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任何干预行动和方式。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每一个民族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道路

的权利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公认，一个国家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从属关系。任何国家也不会接受某些政府集团在同社会主义关系中所采取的那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即这种关系将取决于这些国家即将进行的国内改革是否最符合西方国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利益。

与此同时，人民应当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势力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即作为帝国主义的廉价初级商品的供应国和为国际金融获取高利润的来源。基于这一目的，罗马尼亚建议本届会议应当审议和通过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是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根除那些使贸易和经济合作发展取决于采取使公有部门私有化和强制推行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市场和其他结构性变革措施的政策。

根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规定，联合国应该呼吁各国政府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在组织国内生活方面所做的主权选择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这反映在各国的独立政策中。

同时，鉴于各国赖以本着友好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发展其关系的《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罗马尼亚认为联合国应当努力使大众媒介参加这一领域里所进行的广泛的合作性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反对任何带偏见、给人以错误印象的报导某些国家情况的现象。我们这一世界性论坛应当就下述问题考虑并采取具体措施：

“各国、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媒介有责任促进各政府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及和解与相互尊重。为达此目的，应正确和公平地报道各国的实际生活与各国人民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

5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证明由于一些大国口是心非、由于它们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实行了绥靖和妥协的政策，由于各国人民及反法西斯与反战争力量之间缺乏团结，这样为巨大的世界灾难的爆发扫清了道路。

今天想起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为一些右翼和新法西斯组织活动的明显抬头及种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改变国界的宣传而深感忧虑。因此，所有社会与政治力量必须调动起来，以确保和平与安全，防止并反对任何侵略行为及复仇主义与新纳粹的表现。

鉴于我们时代的根本挑战是停止军备竞赛、采取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坚决行动以及加强联合国在有关和平与裁军问题方面的作用这一事实，罗马尼亚提出如下建议和行动方针供讨论：

- 大会应呼吁所有会员国停止核武器的现代化和研制并放弃核威慑理论。
- 应停止所有核试验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是否可能扩大1963年的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核试验条约并使之也包括停止地下核试验。
- 大会应当再次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美利坚合众国尽早达成削减其战略核军备50%的条约。
- 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国家应在进行旨在彻底销毁核军备的谈判同时致力于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谈判。
- 大会应呼吁维也纳谈判产生有效协定以保证在严格与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大幅度削减——到本世纪末至少削减50%——军队、常规军备和军事开支。
- 大会应宣布1990到1999年十年为第三个裁军十年。这个十年的目标应为：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停止核试验、放弃外层空间军事化、在世界一些地区建立无核区和无化学武器区、大幅度削减军队及常规军备和军事开支。

为了改善国际政治局势，实现缓和并确保和平，罗马尼亚坚决赞成在严格考虑遵守该地区各国人民利益这一必要性的公正解决办法的基础上制止世界各地发生的所有冲突。

根据以上原则立场，罗马尼亚作出下述建议：

- 联合国应当重申各会员国所承担的放弃在其关系中使用武力,继续尊重各国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一义务。
- 联合国应确保任何旨在解决各种冲突的行动不得导致毁灭该区域各国人民逐渐取得的成就。
- 联合国应当支持尽早有效组织召开由包括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应得到实施以便今年宣布纳米比亚独立。

对于联合国进一步参与解决各种冲突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绝对需要维持和平部队的行动时,才应求助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开支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以自愿原则分摊,主要承担开支的国家应为卷入冲突的各国及发达国家。

我们在本届会议上也重申我们声援并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旨在和平、民主和自主统一朝鲜的立场和倡议。

鉴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政策和不公正的货币及金融政策的剥削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状况,罗马尼亚认为要确保世界进步与和平就必须迅速解决影响发达国家的外债危机,消除不发达状况并建立各国间公正的经济关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罗马尼亚充分认识到目前世界经济状况,特别是目前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债这一最为严重的问题为代表的沉重负担的后果。

罗马尼亚通过充分调动其所有的物资和人的潜力,到1989年3月已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这种负担。这一成就对于确保我国的经济与政治独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的选择是在过去十年里加强了在投资方面的努力。这就使我们得以在不阻碍经济发展方案,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的同时还清了外债。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主要国际银行做法的直接了解——它们硬性提出很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稳定的因素,造成这些国家的财富转移到主要的发达国家——我们认为根本改善国际信贷和利息体系,已成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最优先问题。为此,罗马尼亚提出下列建议。

第一,应当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主要银行给予的贷款规定最高为4—5%的固定利率。应当按照最高为2—3%的利率重新计算现有贷款的数额。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提供新的贷款时,应当放弃殖民主义那一套所谓经济调整的计划。尤其需要紧急采取的行动,就是取消那些旨在使经济部门和单位私有化的条件。罗马尼亚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当把贷款主要给予公共与合作性质的部门,以便保证有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其进步并改善其人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我还应指出,在所有国家中,公共部门为金融机构本身提供更安全的条件。

第三,世界银行和其他债权银行应当停止在提供新的资金贷款时附加上控制发展中国家主要产品生产的条件。主要国际银行的这种做法保证金融资本获得高额利润,但却剥削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第四,应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主要商品规定合理与公平的价格,以便弥补商品价格与进口的制成品所付的价格之间的差别。该做法将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向发达国家的转移。仅在去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银行规定的贷款制度和要求的高额利润,以及现有价格制度,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资金超过320亿美元。

罗马尼亚还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员的身分提出这些建议,因为我们不能忍受成为这些金融机构所实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帮凶。

重新振兴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任务,需要我们为在1990年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作好适当准备。这次特别会议应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奠定基础,以便就解决发展不足、国际金融与贸易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的全球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在目前国际环境中,存在着由军备竞赛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发展不足以及武力和干涉内政政策的继续,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急需要各国在平等基础上一道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罗马尼亚代表团将根据其赞成裁军与和平、以及以民主方式解决我们时代的所有复杂问题的坚定立场,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团一道采取行动,以使本届会议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并在理解与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开拓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牢固前景。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强调指出,要根本改变国际关系,就需要各国人民及世界各地的进步和民主力量竭尽全力,以保证理智获得胜利、实现全面裁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并在平等的关系上发展各国间的合作。

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衷心祝贺加巴先生一致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他的能力和在本组织中的出色活动,是我们工作赖以成功的根本。我还要感谢他的前任卡普托先生所做的非凡工作,并重申我们对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作为秘书处领导所做的不懈工作的全力支持和深厚谢意。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今天或许第一次看到人们为改善国际环境所做的多方努力,或在过去四十年来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方面所发生的很多变化。作为外交手段的意识形态上的顽固态度和对抗、以及对人类中一大批人的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冷漠之情,已开始让位于人类对下列方面所日益强烈的愿望:加强人们之间的相互共处、奠定真正和平的基础以及加强个人是所有政府行动的直接和主要受益者的概念。不幸的是,世界各地仍然存在着很多流血冲突,但在最近一些时候,把使用武力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工具的做法已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国际

合作——我们认为多边合作应占主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对抗并减少了可能导致战争的情况。由于目前问题的国际化，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对和平同样重要，而愈来愈重要的国际合作却没有在其中取得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进展。我在此列举几个问题，比如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别、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诸如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一问题——等现象。

首先，在欧洲发生的各种变化的问题上，东西方关系中新的情况——我们在大会中已注意到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这种新的情况不仅表现在美国和苏联、以及军事同盟及其成员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而且还表现在很多国家内所发生的国内变革，以及在民主化和尊重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在这一点上，我愿强调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以及苏联正在采取的进程。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东欧国家都在采取这些可取的方法。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从各个方面在这种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的欧洲缓和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根本作用。此外，维也纳会议《最后文件》的通过，也使这一机构充满新的活力。

我们欢迎联合国在目前国际局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联合国各会员国认识到多边主义不可否认的价值，使得本组织的活动范围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使得联合国所做的各种努力更富有成果。许多国家在政治方面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些国家在过去对于不其极端的决议不愿意接受。不结盟运动国家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立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进行了新的合作，使得其行动坚定果敢。秘书长的工作也极为明智，所有这一切都是工作获得进展的根本因素。

然而，我们要建立一个没有暴力、没有贫穷、没有破坏各种基本人权行为的这样一个国际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并且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使得我们更加接近了这一目标。但是要想使联合国的行动获得成功，就必须与此同时要求那些进行冲突的有关各方都能够明确地表现出政治意志，以停止这些冲突。

两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598（1987）号决议，为通过谈判解决两伊之间的流血战争奠定了基础。诚然，自那时起枪声已经停止了，但是那一地区的和平仍然是十分脆弱的，在通过充分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来达成一项公平持久的解决办法方面仍然没有取得进展。因此，目前在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的主持下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必须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此，我再一次表示我国政府对他们的微妙的使命将予以全力支持。

在阿富汗，由于去年4月签定了日内瓦协议，从而打开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今年已经完成了苏联军队的全部撤军，使得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尽管如此，还必须加强各种努力，以便在阿富汗人民不受外来干涉行使其自决权的基础上实现问题的持久解决。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成立一个代表冲突所有有关方面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同时，愿意重返家园的难民应当得到允许重返家园。对于秘书长为实现这一和平解决办法而继续做出各项努力必须予以支持，同时大会应当延长秘书长的使命。

南部非洲的局势在过去这一年中发生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展示了很有希望的迹象。但不幸的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在南非继续存在。我们相信，目前在南非发生的各种政治变化将会导致采取更为现实、更为明智的态度，在时机到来的时候能够开始必要的进程，以便在南非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多元化、非种族主义的社会。我们再次要求消除紧急状态，使得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政党和组织合法化，并且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

我们无条件地支持今年4月在纳米比亚所开始的历史进程。我们坚信，独立进程将会按着已经达成的日程予以完成，我们重申对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在纳米比亚的使命充满信心，并予以支持。西班牙向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派遣了一支人数很多的部队，以此来参与这一进程。我想在这里正式表明我们决心向这一新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我们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欢迎巴多利特协议，这些协议对去年年底达成的各项协议起到了辅助的作用，使得古巴军队从安哥拉逐步撤退成为可能。我们坚信，敌对状态将会全部停止，使安哥拉没有任何外国军队，从而实现民族和解。与此同时，我们也支持在莫桑比克为结束暴力而进行的各种接触。我们呼吁立即停止所有旨在破坏该国稳定的所有外部企图。我们同时也希望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已经开始的进程将会对莫桑比克以致对整个南部非洲带来积极的影响，特别是给前线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还不够。我们对巴黎会议暂时停止感到遗憾。人们本来期望冲突有关各方可以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必须继续作出努力，以寻求一项解决办法，以便能够建立起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和解政府，使柬埔寨能够以乐观的精神来面对今后的重新建设，并确保在最近的过去所发生的使柬埔寨人民遭受极大苦难的事件不再有可能发生。

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了进行双边谈判的建议。卢总统去年10月18日在本论坛所提出的倡议特别值得赞扬。但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依然淹留不去。要想扭转这一局势，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话，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悲剧事件使得大部分国际公众舆论都深受震动。我们密切注视着那里的势态发展，并希望改革与开放的进程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方面都能够很快取得进展，以便满足中国人民在自由与民主方面的合法理想。

马格里布是西班牙特殊关注的地区。对在马拉喀什首脑会议上所达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我国政府已经表示满意，在那次首脑会议上成立了马格里布阿拉伯联盟。

我们必须加强合作、加强努力，以解决西撒哈拉问题。西班牙正在注视在这方面的势态发展，而这一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去年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特别

是有关各方原则上接受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具有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对自决问题进行公民投票，这有利地推动了这一进程，尽管如此，尚未取得任何最后成果。西班牙目前正在提供所有必要的技术合作，并将继续全力以赴地支持为使进程能够顺利发展而作出的各项努力。寻求在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实现直接接触将会特别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尽管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不断作出新的努力，塞浦路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两族之间的对话中断，令人感到担忧。我们再次重申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依据有关联合国决议，其基础应当是尊重塞浦路斯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中东，公平地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依然漂泊不定。被占领土上的局势依然急剧恶化。我们感到悲痛的是，以色列采取了种种集体惩罚的措施，这只是增加了当地人民的痛苦。我们呼吁以色列当局遵守关于这一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尊重完全适用于被占领土的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的各项规定。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以实现冲突各方的重新和解，并推动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参加这一会议，我们仍然认为该会议是一个合适的框架，可以使有关各方直接进行谈判。

关于12国的政策方针，在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迪马先生所提到的马德里宣言中得到了体现。我们相信，我们在马德里向有关各方所发出的呼吁将会得到重视并导致和平。穆巴拉克总统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团之间实现谈判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以便在和平原则基础上在该领土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在这方面，我们更为紧迫地呼吁在黎巴嫩人们能够采取缓和的、切合实际的态度。黎巴嫩的危机令人可悲地愈演愈烈。暴力已经夺去了数以千计的无辜人的生命，其中包括西班牙驻贝鲁特大使佩德罗·阿里斯特吉先生。我们重申支持三方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冲突各方全力合作，立即实现并遵守全面停

火，这样就能够实行必要的内部改革，在一个没有外国军队、主权和独立的黎巴嫩建立和平成为可能。

中美洲依然是国际社会特别注意的焦点。安全理事会明确表示支持中美洲协议。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冲突的直接有关各方表明了通过谈判克服他们之间的各种分歧以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政治意愿。今年2月所达成的萨尔瓦多协议以及最近举行特拉首脑会议都包括了一系列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倡议。

之所以取得此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们锲而不舍的努力。

根据中美洲各国总统的明确愿望，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对《特拉协议》中规定的时限作了更改，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通过必要的决议，以保证这一进程尽快得以开始。

西班牙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一进程，它对这一进程特别抱以希望。西班牙已尽自己的努力给予，并且继续愿意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我们的意愿是清楚的。对这一和平的框架别无选择。我们将在这方面以实际行动，尽力给予支持，而不是口头上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欧洲共同体对中美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给予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萨尔瓦多政府和马解阵线之间已经进行的谈判，我们相信，这些谈判将导致全面的民族和解。

在这方面，我想谈一下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在寻求解决区域性冲突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必要支持感到高兴。西班牙决定参与各种行动，并为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提供了军事观察员和为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提供大部分空军人员。西班牙还愿意为可能在中美洲采取的行动提供合作。

联合国对非殖民化进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非殖化进程将由于纳米比亚不久要独立而结束。但是，有些问题仍未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西撒哈拉问题。东帝汶是另一个问题。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谈判的开始是根据联合国原则走向解决的积极因素。

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们一直支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进行直接谈判，以作为

解决两国未决问题,包括主权问题的途径。最近又有对话的新希望,我们希望,两国在下月进行的谈判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很高兴,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两国把马德里作为举行这些谈判的地点。

特别违背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局势仍然在欧洲大陆存在,这影响我国的领土完整。没有人不认识到西班牙对直布罗陀问题的敏感。我们选择了大会建议的谈判道路,以通过恢复我国领土完整来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同时维护直布罗陀人民和“直布罗陀地区”人民的利益。

关于裁军,信任和透明度是,而且我们希望将继续是东西方缓和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继续减少各类武器现存的不平衡以作为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在这一通过裁军增强安全和降低军备水平的进程中,核查必须起基本作用,以保证协议得以遵守,并避免引起怀疑。

西班牙欢迎欧洲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在我们上一次最高级会议上,大西洋联盟成员国表明我们要在1990年代中期结束常规武器谈判,以对增强不仅是欧洲大陆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作出贡献。

关于核武器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我们相信,谈判,包括现在进行的谈判将在1990年结束。为此,上星期在怀俄明举行的对话结果非常鼓舞人心。

但是,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决不能只限于东西方范围。最近的巴黎会议强调,迫切需要尽快缔结全面彻底消除化学武器的条约。在这方面,布什总统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对这些建议作出的积极反应在这方面是鼓舞人心的。

在人权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虽然在许多其他国家还是停滞不前,如果不是倒退的话。我们必须防止有些民主国家所碰到经济困难,它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不断违反人权。在保护人权有关方面国际法典编纂的任务最近得到了考虑,这使我们非常满意。

我特别想表示西班牙对《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支持,我们希望本届会议将通过这一草案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以废除死刑。



然而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正确使用那些已经存在的机构,而不是着重设立新的国际机构。我们必须增强联合国确认并消除违反人权行为的机制。我们特别认为,极其需要加强人权委员会并增强会员国与该委员会合作。

我想提及有些仍然列入联合国议程的项目,不幸的是,有些项目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列入联合国议程,首先提一下人权——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虽然在其他国家这一问题仍无进展,而且在另外一些国家有所退步——我们决不能允许有些民主国家遭受的经济困难来使违反人权的某些行为永远存在。

我想强调,我们对拉丁美洲民主和自由的增强感到特别满意。我们相信,智利即将进行的选举将使该国的自由得到全面恢复。但是,紧迫的经济问题在有些国家正好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同时发生,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现象:经济上贫困的民主国家。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的报告指出,有三个问题一直在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外债、国内经济不稳定和社会经济停滞。许多拉丁美洲试图稳定并复兴它们的经济,但都失败了。

债务负担正在窒息着许多国家,对明年拉丁美洲国家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期待不可乐观。需要耐心、坚定和富有想象力。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框架以重新设计债务战略,同时逐个解决问题。目标并不只是在这些国家获得经济发展,而是要维持其发展。

我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工作。债务国家确实必须继续努力,增强其经济的竞争性和灵活性,并不要假装对社会所付出代价毫不知道。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同时在三方面努力帮助获得足够的外部资金:资金回流、减少债务及其偿还和提供新贷款。

我想指出关于减免债务的《布雷迪计划》的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在这方面通力合作:设计并监督调整和增长规划,并且通过开辟新的资金途径帮助实施债务减免事项。

西班牙建议,欧洲共同体必须建立一个欧洲保证基金会,这一倡议在马德里的理事会得到了讨论。欧洲共同体越来越认识到债务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正如

我们同磋商和政治合作永久机构，即八国集团在格林纳达举行的会议上所认识到的那样。

主要目标是促进弱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影响一些商品的价格波动和问题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商品对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举足轻重。我们必须调整商品市场，同时考虑到合作和发展援助的因素。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共同商品基金的生效，它结束了持续十年的僵局。

在国际贸易方面，我们还很高兴地看到乌拉圭回合取得的突破。

最后，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在商品市场上出口收入的下降，同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国家的沙漠化、周期性干旱和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悲剧性局势。我们必须而且正在支持各种国际机构提出的各种财政倡议，与此同时，从经济上大力推动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从而加强与非洲大陆的合作方针。

下面，我准备联系联合国具体谈一谈北南关系。

明年四月，大会将召开一次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适宜的场合，可以在我们之间，就世界范围的经济问题取得现实的一致意见。配合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同时制定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在1990年9月的巴黎会议上制定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并在1992年召开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

关于环境问题，我希望指出，为解决影响我们星球生存条件的另一个问题，必须进行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最近，在全世界各国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海牙宣言声明：“鉴于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也就必须在世界范围考虑它的解决，它的三个特点是：重要性、紧迫性和全球性”。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问题会议，除了北南之间的合作问题外，还应当着重分析这些问题，进而考虑发展援助方案中的环境因素。

当然，这次会议将处理一些世界性问题，例如温室效应、保护臭氧层、废物的跨国界流动以及其他等等。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国家，但在经济上和财政上并在技术支持和转让方面，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因此，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立足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努力中加强合作。

西班牙同意布伦特兰报告中的建议，即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我要提到欧洲共同体已经为保护全球环境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在我已经谈到的构成联合国新的议程一部分的这些一般性问题中，我准备谈一谈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问题。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努力，但恐怖主义仍然严重威胁到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种威胁在各国有着具体的表现，但它是一种共同的威胁。恐怖主义者的活动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侵略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大会注意到这一需要，成功地在第40/61号决议中针对恐怖主义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的一致意见。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巩固或发展这种一致。

在谈论恐怖主义时，我们还必须谈到毒品贩运问题，它们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提醒我们：

“贩运麻醉药品涉及的金额最近已经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金额，仅次于军火贸易”。（A/44/1, 第23页）

因此，我们面对着一个有着多重后果的问题。抵制这一威胁的途径是进行具体的国际合作，同时加强各国的国内措施。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国际公约》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文件。所有会员国都应毫不迟疑地执行这一公约。

我们还应当作出努力，协调各国的国家法律。有一些问题必须立即求得解决。我们必须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积极态度。1988年的公约可作为一个基准。

由于这一公约的结果，人们对所谓合成毒品的前体的重要性已经认识清楚。前体生产国必须作出努力，控制其出口，从而协助遏制非法毒品贸易。

毒品消费国同样对毒品贩运问题负有责任，必须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减少国内需求，从而减少毒品贩运。一些年来，西班牙为此目的采取了教育和预防措施。

在毒品贩运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还不可忘记为调查受指控的毒品贩运者的巨额资本、财产和银行帐户而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得反对这一祸害的斗争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银行系统对解决这一问题负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求它进行合作。同样，所谓的避税地必须明白，隐瞒有关毒品贩运活动的情报等于是串通进行一种最为严重的危害人类活动。

我们必须继续采取行动，支持可可生产国的政府和人民并同他们进行合作，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推动他们耕种其他作物来代替这一物质。

事实证明，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是有效的。

我希望强调，哥伦比亚在这一事业中作出了表率。对此我们加以支持，各国际机构也应作出足够的反应。在哥伦比亚，问题关系到国家在法制基础上抵抗一个犯罪集团的能力，这一集团正在企图摧毁国家的基本结构。

最后，我希望简单地讲一点意见。正如我在这次发言中所说的，国际合作不应当仅仅限于追求和平。我们必须改善国际生活质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改善国家生活质量，特别是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人人都将受到重视的新世界。本大会和整个联合国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我相信它们将大大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些新问题中，还有一些往往非常紧迫的老问题。我们曾经谈到贫困和边缘化，以及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些都威胁到我们的整个星球和环境。在这些问题演化成灾祸之前，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实际上时间很紧迫。只要我们愿意进行合作，我们就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西班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索拉纳先生（墨西哥）（用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墨西哥政府，祝贺你当选为主席主持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工作。

我们再次对本组织的秘书长、贾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作为联合国的首脑所作的公正审慎、坚韧不拔的积极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努力，现在谁也不会怀疑本组织在国际关系中，作为外交活动主要的催化剂，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威胁我们集体和平与安全的冲突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墨西哥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格里塔里总统的政府第一次参加联大的一般性辩论。我代表我国总统再次重申我国对本组织宗旨与原则的承诺。墨西哥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联合国的活动。其《宪章》中所阐明的原则和其指导宗旨完全与我们对国际社会集体的坚定信念相符合，这些信念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致力于和平及团结一致为公平发展的目标而努力。我们坚信联合国，因为它代表着人们要求理智战胜强权的愿望。在这样一个仍充满不平等和许多人处于绝望当中的世界上，联合国明确地代表了人类有能力一起努力，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和一时的利益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共同未来。

在过去几个月中，国际社会目睹了朝着结束对抗时代发展的各种变化。墨西哥感到令人鼓舞的是，对抗的老模式已经被合作与相互理解的新概念所取代。这些进展告诉我们，解决国际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非是异想天开。

墨西哥政府衷心欢迎塔拉协议的签署，它是由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总统共同签署的。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各种努力，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造成中美洲地峡流血的冲突。塔拉协议是艰难复杂的谈判过程的结晶。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这一协议，并确保其努力不会为外来势力所干扰。

联合国赋有为中美洲带来和平的责任，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在中美洲的联合国选举观察团和国际核查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成功与否，将主要取决于他们从其成员国所得到的合作和对这一地区各国领导人的愿望的完全尊重。

墨西哥将继续坚定地支持中美洲各国总统为取得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因为和平

对于中美洲地区各国人民的发展和民主体制的巩固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方面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经济领域也会出现相同的进展。各国已经决定尽其所能解决政治冲突，与此同时，他们正努力改变经济上的巨大的不平衡状态，放松对市场经济力量的限制，却忘记了这正是许多地区政治紧张的主要根源。

南北之间的经济鸿沟比十年前又扩大了，我们却未做出多大的努力来改变这一趋势。对拉丁美洲来说，这是一个经济完全停滞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向发达世界作出的巨大的资源和资金的转移使我们各国人民达到了经济极限，并威胁着我们政治体制的稳定。

在解决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方面，我们不能含糊其词。现在应该运用我们纠正政治不平衡的意志来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尽管有些办法不同，但是人们普遍同意，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自由之花能够盛开，如果民主之树能够蓬勃生长的话，那么下一个世纪就将消除今天仍困扰着成百上千万人的战争和贫穷。

那么联合国怎样为二十一世纪的这一前景作出贡献呢？九十年代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准备的关键年代。我们的行动纲领既长又复杂，但墨西哥认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应该集中在四个主要领域里。

第一个领域是，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本组织的体制应该充分地反映目前国际社会中所出现的巨大变革和多极化倾向。我们目前仍然为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国所制定的体制所限制，尽管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同于那时，现在的世界已经为广泛的非殖民化进程和国际上经济与金融势力重新分配所彻底改变。

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委托秘书长对所提出的不同建议进行详细分析的任务，这些建议涉及重新安排本组织的结构与活动以及在安理会与大会之间的权力分配，以便达成一致意见，使本组织具有新的动力，能够有效地行使其今后的职责。

联合国急切地需要我们有效的支持。墨西哥敦促每个未付会费的国家立即交会费。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非常严重，它可能使联合国随时垮台。我们不应该成天

要求本组织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却不给它相应的资金来行使这些责任。

第二个领域是需要让联合国干预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本组织在致力建立更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不能袖手旁观。

墨西哥积极支持召开一次关于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复苏的大会特别会议。发展中国家知道，我们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谈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没有取得多少结果，因此而已经失去许多时间。近年来，不断变化的价格和金融的动荡起伏给我们造成了不幸的不利局面，这一点确实如此，但是，毫无疑问，在改变我们目前状况方面，各国的内部努力是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让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经济并使之现代化、使其有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生产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使我们的人民受益。让我们接受下列一点，即我们每个国家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每个国家所采取的行动。

墨西哥在我们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采取了范围广泛的一致行动和对话，正在坚定地前进，努力进行其必然要求墨西哥人民作出牺牲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结果，至今为止令人鼓舞，这反映在通货膨胀已大大下降，经济界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改正我们的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够。除非所涉及的国家处于有利的国际气氛中，否则，不论内部调整多么深刻和持久，都不可能取得结果。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必须表明我们雄心勃勃、同时也是可行的和现实的目标。为此目的，必须根据合作以最大地获得相互依存的好处而制定这一战略，相互依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意味着失去主权。

振兴国际经济合作是迫切的问题。必须采取必要步骤，以纠正资本净转移方面不平衡现象的是发达国家——即那些从这方面受益的债权国。它们有义务认识到，在进行了结构调整时，这些调整意味着增长与繁荣，而不是失望，就象在我们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为良好的经济管理和财务纪律开出的药方不能在北方国家使用一种标准，在南方国家使用另一种标准。不同的发达国家代表已谈到

了南北双方之间这一巨大经济差异的问题，真令人鼓舞。我们相信，这些发言意味着，在我们正目睹联合国的这一新时代，这些发言意味着就此作出的承诺。

对当今社会来说，第三个关键问题是以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真正意识来处理当代重要的国际问题。从最好的角度说，相互依存应意味着我们能够将国际合作变成有效的工具，以鼓励经济和社会进步，采取共同行动，解决人类关心的问题。承认各国法律上平等，严格遵守各国的主权决定，这是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这也是进行南北对话的唯一合法构架。

我们本着这种声援精神，将能够成功地解决共同捍卫人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并同吸毒与贩运毒品作斗争。

对墨西哥政府来说，捍卫基本的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将继续坚决支持大会和人权委员会为确保有效地保护人类条件固有的权利而通过的各项决议。联合国也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审议妇女权利和保护儿童，他们是最容易受到社会暴力及经济不公正的影响的受害者。

显然，生态问题是全球规模的。所有国家都必须作出共同努力，每一种努力，已使联合国成为我们为这些迫切和对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的问题所必须的论坛。

振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对于实现充分地保护环境来说，是不可缺少，这一理解十分重要。不应忽视，应从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那些造成最大污染和释放有毒物质、那些消耗最多燃料和过去消耗最多燃料的国家那里寻找生态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和问题的解决办法。拥有最多资源来同环境恶化作斗争的也正是这些国家。

这一问题所产生的新的方面及其国际性质要求进行范围广泛和深入的辩论与讨论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根据每个国家的责任与能力作出具体的承诺。拟定于1992年召开的国际环境与发展会议将是朝着实现这些目标取得进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活动。

对于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需求及这些药物的生产、贩运和非法的吸食



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威胁着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这是当代的另一个具有全球性和相互依存性的问题，根除这一问题需要在毫无例外地尊重各国主权以文化特征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合作采取有效和建设性的行动。因此，我们欢迎去年12月在维也纳签署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我们希望各签约国将立即决定批准这一公约，并敦促那些尚未签署这一公约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以敬佩和极为尊重的心情看待哥伦比亚政府为在自己国家同贩运麻醉药品作坚决斗争而正在作出的十分英勇的努力。在哥伦比亚进行的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涉及哥伦比亚人；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进行这一战争，因为这一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

墨西哥正在作出重大努力，同贩运麻醉药物的活动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同时同吸食毒品的现象作斗争，禁止所有资助和鼓励乱用毒品的过程，否则这一战争将是徒劳无益的。只同毒品生产和贩运作斗争，不同时坚决地解决吸食毒品的现象，这只会使毒品的生产场所和贩运渠道转移。

我们应注意的第四个问题就是重新审议国家作为经济进程中的一个主角和社会福利的媒介而发挥的职能。重新确定国家的职能，使其将努力集中在为我们社会中受到最少保护、显然也就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并不意味着削弱国家的管理与变革的权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正义的要求必须经由国家及其合法代表表达。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引导和经济的媒介而参加，应当有效、富有成果和有竞争力地参加，以更为广泛和现实的方式考虑国家在这一时代的作用，这对南方和北方来说都是一个基本任务，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着手完成这一任务。

今天，不论是出于自己的主动还是对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联合国在为中止世界各地旷日持久的冲突而进行谈判和实施有关决议方面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然而，在各个地区依然没有和平，这些冲突造成的威胁是真正的危险。\*

---

\* 主席回到座位。

在中东、柬埔寨、纳米比亚和中美洲，我们联合国组织领导和支持为建立和平而进行的微妙的和解工作。墨西哥将继续支持这些努力，因为只有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墨西哥极为重视普遍和彻底裁军问题。六国集团在开始时曾被错误地认为是乌托邦式的；但六国集团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具体的成果。六国集团不断向核大国发出的停止军备竞赛的呼吁已经得到响应，并促进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缓和气氛早日到来以及超级大国之间达成协议。

现在我想谈谈普遍和彻底裁军问题。墨西哥坚定不移地支持人类大多数所要求的关于完全停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要求。我们同秘鲁、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一起对禁止大气、外空和水下核武器试验协定提出了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在消除化学武器的可怕威胁方面也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华约和北约国家之间在削减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的谈判得到巩固，这是令人非常满意的。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我们联合国组织1945年成立以来最有希望的时代。我们正在结束四十多年以来阻碍了各种协议和谈判机会的怀疑和恶意的时代。

人为的冷战壁垒正在全面崩溃。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一个更好地交流、更普遍地承认有必要尊重人权以及让所有人参加民主政府和体制建设的世界。多年来掩盖了不公正现象的神话已经变得不可接受。世界各国人民决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种日益广泛的决心势必加强我们的宽容精神和我们对法制的关注。世界各国社会中关于增强和改善民主体制的要求正在渗透每一个国家的现行结构。对于这些声音已不能再充耳不闻了。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从其本身的历史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学会如何实现体制现代化，以便巩固其主权。

全世界气氛得这种变化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听少数几个国家来处理全球性问题，不论这些国家有多么强大。制止环境恶化、同吸毒和贩毒作斗

争、以及预测自然灾害都是需要采取多边行动的任务。联大必须承认，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如果我们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于我们所有各国都有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对于我们的成就感到自豪。这就要求对国际合作采取新的态度，因为只有发展中世界的社会和经济进步才能够保证二十一世纪的安全和稳定。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长期存在的停滞和贫困。让我们把本届联大作为整个国际社会为有效和现实地迎接和面对这一挑战而明确承担义务的时期的起点。

布布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的国家尼日利亚同喀麦隆有许多共同利益和相同之处，在此无须赘言。在这样晚的时候你还坐在主席席上表明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的感受。你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身份所采取的有力行动表明了你对我们非洲大陆问题的亲身关注。

我代表喀麦隆最热烈地祝贺你被一致选举为联合国第四十四届大会主席。你的素质和经验一定会使本届会议的工作取得成功。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保证，喀麦隆代表团将始终一贯地进行合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敬意；他在任期内如此干练地履行了职责。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向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表示敬意。我们重申对他的信赖，并支持他为和平和国际合作而做出的不懈的、有效的努力。

我们的时代是所有各国、地区和人民之间都不得不相互依存和团结一致的时代。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都面临许多危险；在这些危险面前人类的共同命运是我们时代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的福利所抱的根本希望。科学和技术，特别是通讯的最大进步已经使我们星球变成一个全球村，而且整个人类社会也将如此。我们必须毫不迟延地从人类的这种共同命运中吸取经验教训。

全世界为谋求解决各地区的各种区域冲突而减少紧张关系这个因素有助于创造一种稳定和安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必须加紧关于裁军、安全和发展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并且加紧消除各种紧张关系的温床。在这方面，我们继续鼓励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新的对话气氛。我们希望看到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成果的这种气氛为了这两个大国和全世界的利益而变得更为明显。对于两个超级大国承诺继续将他们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和成果通报国际社会，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所有国家都愿意加紧进行关于紧迫的裁军问题，特别是核裁军问题的谈判。在这一方面，今年一月在巴黎召开的关于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会议以及最近裁军谈判会议就达成有关这一重要问题国际公约所取得的进展是裁军进程中的令人高兴的因素。对此喀麦隆表示充分支持。最近，美国总统和苏联外长在这个讲坛上所提出的建议使我们的乐观主义得到了肯定。

各位代表都了解，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就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里的作用，使一委的工作合理化并加强非洲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提出了许多许多建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大会认真地接受了这些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有助于采取一些具体的面向行动的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想要强调一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解决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中所发挥的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这使它们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确实，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实施和管理是本组织的中心活动之一。因此重要的是，各成员国应帮助秘书长建立必要的行政机构，以集中管理与本组织部署的军事力量和观察小组有关的所有问题并进行后续活动。

因此，我国建议在秘书处内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以协调并有效地执行安理会为维持和平而决定的各种使命和行动。我们在这里对在加强联合国和国际谈判机构的作用的必要性上所达成的协调一致意见表示满意是恰当的。

建立国际对话是普遍寻求和平的努力中的重要因素，使我们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具体的行动以促进许多地区问题的解决。

在南部非洲，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由于1989年4月1日开始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得以进行。联合国有责任进行不懈的努力使这一进程得以成功。我们决不能让它干扰这一进程或歪曲其成果。南非在我面前一贯耍花招，不老实并使用各种各样的循词。

在纳米比亚历史上的这一关键阶段，喀麦隆作为联合国的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国，吁请国际社会向西南非人民组织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这一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更要紧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向年青的纳米比亚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援助，使其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实现其独立和发展。喀麦隆宣布愿意进一步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援助——在纳米比亚独立以后同它建立、巩固并发展各种互惠与互利的合作。

最近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由于非洲的努力而开始的有力的和平新行动应该得到加强，以使这两个国家维护它们的主权并全力进行它们迫切需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在南非，被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还在继续。大多数黑人仅仅由于肤色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行动自由。紧急状态还在加强。纳尔逊·曼德拉和许多其他反种族隔离的领袖还在遭受监禁。种族主义政权除了一段时间以来采取了表面上妥协的态度以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比勒陀利亚愿意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为。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事实，即在短期内爆炸性的局势有可能变得无法控制，成为世界性灾难，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经获得了核能力，它傲慢而且追求权力和盲目地统治。国际社会应毫不犹豫地运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制裁手段，压南非与联合国进行合作——不是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改革而是消除这个制度。我们紧迫地向所有迄今为止因与南非的各种勾结使南非得以肆无忌惮地无视国际社会的国家发出呼吁，积极参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为世界这一地区带来和平与新时代的过程。

关于其他紧张局势的温床，我们必须根据宪章精神与原则致力于寻求实际的与现实解决方法。

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我们不遗余力地使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主动行动有可能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主持下获得积极成果。

在乍得与利比亚的冲突上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停火得到遵守并已生效一年多，而且双方愿意继续在非统组织特设委员会主持下继续进行对话，以使它们的关系正常化。喀麦隆也是这个特设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最近，阿尔及尔与这两个国家所达成的协议毫无疑问是和平解决这一争端的决定性步骤。我们热切地希望，这一协议的条款将尽快得以实施，出现我们非洲大陆上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建立和平与合作的新时代。

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已经实现关系正常化。其他在这一次地区实现和平的调解努力正在进行。

关于中东问题，我们欢迎积极的事态发展的迹象，并希望这将尽快使这一地区恢复和平。我们必须共同寻求这一地区的和平。喀麦隆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有极好的关系。我们认为，和平要求对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和建立自己家园的基本权利的承认，同时也要求对以色列在国际承认的疆界内和平地生存的基本权利的承认。现在，为召开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而采取必要步骤的时候到了。

关于世界上其他热点继续存在的地方，不管是在中美洲还是在亚洲，我们宪章中所规定的国际法的原则——不干涉它国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及国际关系中不诉诸武力——应该是所有国家政治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旨在实现中美洲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特拉协定。我们也希望，关于柬埔寨的和平谈判将在最近巴黎国际会议的框架内并根据其精神继续进行下去。

世界仍然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富国经济增长的相对恢复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利的滴入效应。那些生活在本世纪最为恶劣的条件中的国家，以及遭受各种冲突的国家，对全人类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需要我们给予最大的注意。在这方面，非洲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引起了最严重的关切。

下列因素使局势恶化了：世界经济中的深刻的结构不平衡；贸易限制和保护主义压力；在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和汇率不规则波动之后交换条件的恶化；债务负担无法容忍的加剧；资本流动的减少；以及缺乏建立一个公正和公平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政治意愿。

国际经济合作按照今天的理解无法促进我们年轻国家的真正发展。这肯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需要紧迫地审查国际经济交流的机制，以便把商品价格维持在能够保障生产国获得公平报酬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关心地等待着现在开始运行的商品共同基金的初步行动。

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寻求债务问题的适当的解决办法。在多伦多和巴黎举行的最近的两次七国最高级会议以及某些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是值得鼓励的积极的行动。

我们也应当鼓励和加强国际发展机构参与的可能性，应当对此提供新的推动力。只有在恢复南北对话和全球谈判，使之能够在各方的关系中确定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以便促进增长与发展的更广泛的范围内才能使这种行动变得有效。

在这方面，喀麦隆支持在明年召开大会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的特别会议。如果这样一次会议要取得成功，我们必须首先吸取十年来的教训，并确保新的发展战略利用其面前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主要世界经济伙伴改变态度的重要性。我们双方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争论，并务实地把焦点放到造成我们贫困和不发达的实质性问题上来。

我们也支持召开一次关于非洲债务的国际会议。这将使有关各方能够找到将打破债务恶性循环的现实的解决办法。我们要求找到债务问题的客观和公平的解决办法，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和确保我们人民的福利。我们需要真正的国际声援。正如喀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先生所说的那样：

“只有最严格地尊重别国的尊严和自由时才会有真正的声援”。

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呼吁我们所有的伙伴建设性地参加这一国际会议，表示出

有当权利从这一政权手里转移到阿富汗人民能够接受的、具有普遍基础的政府手里时，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才能恢复。去年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第43/20号决议要求建立这样一个政府。这是阿富汗人民专有的特权。

巴基斯坦一贯支持阿富汗人民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外来干预、干涉、胁迫或强制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巴基斯坦对这一原则的承诺是毫不动摇的持久的。

下午8点20分散会。